

大學淺言新註

自序

大學一書，儒教內聖外王之道也。體之分化，用之關合，無不皆備矣，誠修性了命之金丹，齊家治國之路徑。曩昔時，誤與諸經並齊曰：四書之一篇耳。於今捧視，迥與前異，不禁有今昔之感。降及末運，頻仍諸劫，濃雲毒霾，現出悽慘陰沈之幕。黎庶不窮其源，咸曰：數之所定，理不得而移之；劫之所至，人不得而挽之。溯流窮源，其弊焉在？究其劫始，乃係人人悉以儒教爲腐，學經廢弛之咎耳。余因有鑑於此，繼之以思，如欲挽此浩劫，扶此狂瀾，除勸善以正人心外，非續之以根本解決不可。何曰根本解決？格物、致知二章是也。因道脈相衍至秦，運數應隱，故慘遭離火之焚，獨失格致二章，迷入門之階梯矣！如是已歷二千餘載，無復知其源者。時值三期，道劫並降，道以覺迷，劫以警世。此

皇天之妙用，世人惜未識哉！余恭奉

皇天明命，應運補述格致二章，使殘月復圓，光照全球，咸令登仁造域者，初步有所階梯耳。此所謂根本解決，根本解決後，始知其明德爲體，實踐親民之功爲用也。如是則庶幾令天下後世有所憑照云爾。

歲在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歲次丁亥元月上浣

孚佑帝君序於西京乾元堂

序

蓋學庸一書，乃聖門心法之傳，內聖外王之道也。自經秦火之後，獨失格物、致知二章，歷千秋而爲懸案矣，雖經諸儒註解，但該二章仍缺如故，嗚呼！格物者乃大學初步階梯也。心物之隱微而不知慎，意惡之動機而不知遏，欲邁以上七條，是捨本而逐末矣！然秦火一炬，何以獨失此章歟？以其道脈之應隱耶？抑以其書之非時不洩耶？猶是群疑弗決矣！降及末運，人心不古，皆因人人不知心物之慎，意惡之遏，何能明其明德爲體，實踐親民爲用哉！是以純陽帝君有鑑於此，具悲天憫人之心，將學庸用淺言新註，內中精神洩盡無遺，俾使庸庸士庶，一見易於明瞭，咸知性理之大本大源不出己身耳。復將格物、致知二章應運補述，真是千古懸案，一旦解決，從此大學可全璧矣！此書一出，人人瞭解，恪遵奉行，可爲救世之慈航也。小子智識淺陋，何敢作序，然有帝君之命，不敢違逆，爰綴數語，勉附驥尾，尙望四海高明，不吝指教爲幸，是爲序。

時在

民國三十六年歲次丁亥孟春

山東於陵 王心齋 序於西京乾元堂

序

蓋學庸者，孔氏之遺書，啓發天下後世覺性之功、盡性之徑也。於何可見？首之三綱領已詳盡無餘矣！蓋以明德爲體、親民爲用，方可止於至善也。

。能知性之所止，止於無極；欲造無極，必須恪奉定靜安慮，循序不紊之路而作，雖奉定靜安慮之功，實際乃我性中所具矣！如欲求其身定、意靜、心安、性慮之功，非從格物入手不可。因其心物不格，紛繞其間，欲求其身定不可得。靈身弗定，意靜、心安、性慮三大聖功誠爲艱矣！格其心物，則靈身、色身猶白玉之無瑕，漸入於定矣！身定則意靜，意靜則心安，心安則性慮起矣！性慮者，慮天下萬民不覺明德性也。由是勃然興起，以我先覺之性覺後覺，使各復其性，此親民之道之所由來也。然既明德足，親民之功欲罷而弗能者矣！降及末流，世風不古，好惡不公，咸以絜矩大法爲無關緊要，相率置諸高閣，無有問津者。以致專尚奇異，奢風侈波泛瀾塵寰，若長此以往，微微道心，奄奄殆盡，世界前途，何堪設想？幸蒙師兄奉敕垂諭，大意謂欲想消劫弭禍，挽回狂瀾，非復尊學庸以爲主旨不可，俯思先賢所註，文意深奧，凡學識淺者，多望洋興嘆！因之敬懇純陽帝君臨壇，以淺言新註，約月餘而全書註竣。捧讀內容，體用分明，理無不備。復蒙不密眞寶，竟將格物全章文言應運補述，以啓群迷，使人得覓造聖域之階梯也。查格物之文言，自經秦火焚失無餘，至今已歷二千餘年，莫明眞義，良可嘆也！今得蒙恩補述，使衆生尤如撥雲見日，誠世界之大幸也。俯思佛恩如天，浩大莫名，務望學庸到處，希各沉心參悟，用以宣化，人心得平，明德必明，而天下萬國必實現大同矣！茲值註成付梓，因命作序以光聖典，小子自愧固陋，何敢作序，乃以佛命難違，謹

作俚語，借附驥尾，尙望四海高明，不吝指教爲幸。是爲序。

歲在

民國三十六年歲次丁亥春季

山東長山 朱秀梧 序於西京乾元堂

大學之我見

大學一書，其意至深，其理至微，係無極大乘大法。復細觀之，亦係極簡極明之文，至平至庸之行也。嗚呼！聖人之道，原自平庸，不尙矜奇，人每視爲平庸而弗踐之，誤矣！豈知平庸之道，正趨聖域之道也。惜乎！世人誠、恆、堅三字不能抱定耳。故學經諄諄誥誡，以勵後世，吾註解之下，不勝感嘆，聖人憫世之心苦，教誨天下後世之法密也。總言大學經旨，三綱領已道盡無遺矣！中令所謂半部論語而治天下，何用半部哉！學經之明德親民，用之以治國平天下而不盡也。曩昔堯舜揖讓，垂拱而治，萬民渾渾，其心樸樸，焉用鈇鉞而降之哉！究其治國之要素、教民之良法，不外自明明德實踐親民，以化億兆庶民咸明其明德。明德復初，見於言行，將其自治於一身，焉用法而轄之乎。人人各有自治精神，身心性融化一爐，歸於理域，不但在世爲聖化之民，身逝亦證薩薩陀陀之仙。故大學之八條目，先以格物入手，何曰格物？內聖之初功也。於何可見？私慾淨盡，天理流行，性與天理，如長天秋水相映一色，明明德復。實踐親民之功爲用，致我良知以外王也。此聖人所教爲民父母者，應由是處入手，至懇切

要之處也。如是則舉意必誠，動心必正，性爲聖君，心作賢明之臣，以道化身，則身、心、性融爲一矣！性本至靜，有感隨通，發於心而役其身，莫非皆道也。須知身、心、性亦有三大分別，性本至善，心本有善有不善，身本惡濁者也。如性秉其權，則心身共役，雖欲心之妄動，身之妄行，誠難爲矣！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此四部爲內聖之體也。內體具足，溢於一身，則身不修而修矣！由身推用，何處着手？則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當何如也？內聖具足，見於言行，謙恭忍讓，兢兢持己，治家有道，處事秉公，夫有如是不家齊者，欲其齊家，如是則齊家之心也。齊其心則身未有不齊者，不齊其心而欲齊身，誠難爲矣！一國乃各家宗之集，如果用齊家作起，內顧無瑕，施德於外，如春風到處，萬物萌然，明德感昭，群起相應。聖曰：速於置郵而傳命。誠然！如是一國大治，咸知仁爲體、義爲用，尊卑禮讓，惠然和風，一國與一家、一身誠無異矣！猶文王以德化民，感昭天下，諸侯咸慕，士民引領，如是則未有不王天下者。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外王之用也。苟捨內聖之體而欲實作外王之用，吾知其非然也。

大學之定義

大學定義者何？以上大學之我見所論，此爲萬民上者，應修內聖之體，以達外王之用。或曰：庸庸士庶，何可法乎？吾曰：非然。須知聖人立教之

意，本不執定一端而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語，由是可見梗概矣！無論尊卑貴賤，只要至誠不息，明性復初，及其止於至善，何分尊卑貴賤哉！朱註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以吾所見非然，正與所論相反。我曰：大學者，正小人之學也。然既稱爲大人，已內格無物，性珠圓明，效天之德，盡性之能事，何須又復學也。所謂大學者，正小人之學，小人者細民也，因雖係細民，性之所具，與聖賢無異。苟能內格心物以覓良知，意之所發，誠必隨之；心之所舉，身必如之。如是雖身係細民，而學功已屆大人之境。嗟乎！人不自學，猶密藏珍器而不知作何用也。大好明德埋於塵紛之下，極明皓月藏於濃雲深霧之中，人人恪遵學經奉行，始終不怠，雖大人亦非大人，小人亦非小人矣！及其造峯，吾性無絲毫之差別。噫！世人不悟，何勝浩嘆！

大學之源流

大學源流，人咸曰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此其源流也。吾曰：非然。何知其非然也？我可以說：未有天地，而大學之道已在。大學之道，如經天之日月，行地之河海，織成錦繡乾坤者，大學也；長養萬物之功者，大學也。在未有天地之時，大學之綱領條目、文字畫面雖無，而經體、經用、經旨、經功則有矣，不過至孔聖時，得一貫心法，懷不二性學，將乾坤萬物之大學總括於書面耳。至於源流，相信不自至聖始，乃係天道以啓端也，願修道君子幸熟思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字解】大學者，發揚自性之大也。明即切磋琢磨之功。明德即原性。親民即推自性之能事，化天下同胞，使各復其自性之謂。至善即無極境界。

【節解】大學之道，在人之性天中。既在性天中，又何必復學也？因其人落紅塵，氣稟所拘，物慾所蔽，將充份之性天而陷於萬丈塵氛之內，所以必須用切磋琢磨之功，以期復明性天也。大學者換而言之，即令人學習發揚性天之學也，雖係學天，而實不出己身耳。故先格心物、除私慾，原性復初，自身之內聖功夫則到止境，內聖之功具足即體固矣！復加以親民之用。何曰親民？民者，身中之良民也。良民者何？即性天也。使天下同胞各親其良民，即聖人所謂兼善天下也。然我一人性體靈明，皇天何喜？本乎皇天一視之心。願天下同胞，咸能用上切磋琢磨之功，復回性天之極大光明。由己推人，毫無人相，可以說明明德之功，係內聖也；親民之功，係外王也。內聖外王之功具足，一言而為天下後世法，一行而為天下後世則，在世曰聖賢，出世曰仙佛，至善境界不行而至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

【字解】

知止即知己所當止之境。定者羈心猿繫意馬，不能任其馳騁，使其有所歸宿也。靜者清靜無爲，念茲在茲，朝斯夕斯也。安者身有所循，心有所歸，性有所安，各得其所，次第不紊也。慮者內功已足，而慮外功之弗成，抱悲天憫人之至慮，慮人不修性，慮世不清寧也。得者盡其性中之能事，廣建聖功，慈以化人，悲以憫世，三千大千視爲一體，四億七千萬悉如同胞，由我性天之光明，而推及億兆同胞，各復自性，而我之佛果，不期其得而自得也。

【節解】

以上三大綱領，人各能毅然作去，結果達到至極無以復加至善之境界。然初步欲學大學之功，須先心知止於何處？曰止於性天也。心有所歸，而性不問自定矣！性定之後，則此身若有若無，此心如在如不在，此性若非然而不非然也。清靜無爲，渾然一理，靜若山嶽，動似河海，而達到真靜之境界，此所謂身有所循，心有所歸，性有所安矣！性既安則內聖之功具足，以下慮與得者，此其外功也，亦可以說是親民之道耳。內聖雖係具足，必以悲天憫人之心常抱，苦口婆心化世，一人性天未明，己之性天猶未明至極峯耳。慮者，慮世界衆生不悟，慮社會同胞性天未明，此以

衆生爲慮，以天下爲憂也。亦即先天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也。量己性之所知，發己性之所能，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如春風到處靄然拂面，萬物爲之萌芽，人人爲之喜色也。如是衆生覺性，而已之外功得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字解】物：即有形質之物。本：即發物之源頭。末：萬殊也。事：親民渡衆之事也。始：即開端。終：即結局。知：即明徹。先：即先天賦性。皇中。後：即後天生我父母也。道：即無極至境。

【節解】凡世界具體之物必有源頭，例如一株植物，源頭在其極細極微之顆種裏，此其物之本也。此株植物由根發本，自本生枝長葉，終於結億萬極細極微之顆種，此其末也，亦即由末返本耳。如物無本，則末從何來？無末則返本無從，本能生末，末復能返本也。至於人間，凡是一事多半有始無終，美滿之事情，結果陷於苦惱。如復性天之人，以親民之功，爲己應份之事，朝斯夕斯，念茲在茲，乾乾不息之眞精神而矢志前進，將以造至善之極峯爲終矣。苟其始勤終怠，莫言親民之事，縱極細極微之事亦萬無一成，我且拿個比喻：蒼天之始終也，試觀之，每年春夏秋冬，寒來暑往分毫不錯，從開天闢地爲始，傾天陷地爲終，無有一年不是如

此，甚至無有一月一日一時不是如此者。大始大終，人何不法歟？果能如天地之始終，凡天事人事無一不成也。知所先後者何解？知者，明徹我形覺之先後也。能明曉性之源頭，身之由來，當然孝道是不可少者。然在一般明哲來論：順親之心，養親之身，大哉孝乎！殊不知盡先天之孝，亦在孝之一端也。何曰先天孝？天下衆生靈性，本是一 中 所生，所以方稱世界之人皆我同胞也。此孝何盡？能將我性天復初，實現親民之功，俾兄弟姐妹攜手還原，共造無極境界，此謂孝先天賦性之 中，盡孝之大也。所以盡孝於先天，盡孝於後天，兩層大孝，可以說爲並重也，果能如是則近道矣！亦曰造至道矣也可。然此節分析理氣象焉，物有本末，象也；事有終始，氣也；知所先後，理也；以理氣象而悟至道，庶乎其不差矣。（中音母，乃衆生靈性之母，）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字解〕明德：道心也，心靖息爭，大同之景象也。治：治理也。齊：齊

【節解】

家先齊心也。修：克己也。正：居中也，不偏不倚，大中至正。誠：無虛也。致：推廣也。格：除也，即格心物、驅身物也。此一節乃由用返體也。言古代聖君賢相，將自己明德復初，而後實踐親民之用。欲使天下同胞，咸明其固有之明德，應當由何處入手？必須先將本國士民格其心物、致其良知，然後始能明其明德於天下。欲將國內士民格其心物、致其良知，必須先由家庭作起。諺曰：治國易而齊家難。何也？治國之道，除行仁政外，以法濟其所不足。齊家則不然，需用大化之力，先齊其心，舉家言行範於道德，咸能明其明德，而後家有千口，心只一心也。然欲齊其家，必須先修其身，修身之法無他，初步必須言行相顧，捨己從人，虛心容物，二六時中，如對鬼神。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戰兢自持，恐德不足以化他人，而況肆之乎！但欲作到此步，必須先正其心，心者一身之主，萬相之宗。心之所發，意必隨之；意之所動，身必行之。此心中立不倚，澄然如長天之水，萬里一色，浩然正氣，充塞兩大。欲作此步，非先從誠意上手不可，意何以誠？意者心之發，心發意隨，一體連貫。此意蕩蕩如虛空懸掛，本無着落，忽善忽惡，本無止象，如不加以誠字，則渺渺何着？誠者何？即不虛之謂。意發中誠，身行合理，意存至誠，而心則大中至正矣。欲至此步者，必須致其良知，良知

即自性也。致者，推廣行遠也。如良知埋沒，心意又安所歸乎！心既無歸，仍無止境，雖欲正而不可得。性者君也，心者臣也，意者民也，身者役也。君心克明，峻德是懷，而心、意、身始能共役，而踐之以道也。君失其位，則飛沙橫流，變吉祥為禍殃矣！而又安能得其道哉。欲致其良知，必須先格心物，將氣秉所拘，物慾所蔽，一切傳染之性咸去，恢復固有本然之性，則以上造詣不行而至矣。此章係由用返體，萬殊總歸一本，氣象終還一理。諺曰：水流千遭歸岱海。此之謂也。總言，聖經賢傳，佛學道典，千言萬語，不外一性，性之所發，理不得而奪之；理之所生，數不得而移之；數之所至，人安得而強之乎！欲移其數何難，遵循大學條目，實地力行，則命由我造，福自天申矣！信然。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字解】如前。

【節解】是以將後天一切氣秉所拘、物慾所蔽，傳染之性悉數格去，則猶撥雲霧而重睹青天矣！如是推廣行遠，致達我良知之所能，以盡其天職而化民也，意雖欲惡不得其伴矣！故曰誠。誠其意，意有

所止，雖心發以不正，而意亦弗隨之，心安得不正乎！心居至正，覺心源漸趨性海，性安得不磊落光明哉！故格致誠正，內聖之功也。身既修，見於言行，大德所感，未有不俯首而受化之者。舉家心齊，始曰家齊。國者，一家一家所集合也。我家齊，眾家慕之。推廣行遠，咸向春風，復濟之以法，而國大治矣！國治，諸侯響應、朝野仰望，士民引領，安謂天下不太平乎！故修齊治平，外王之功也。體用分明，則內聖外王備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字解】天子：天下元首，替天行道，教養萬民者。庶人：萬民也。壹：無極代稱，數之始也。

【節解】天子元首替天行道，教養萬民，必須由己身作起。欲從己身作起，當先由何處入手？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次第不紊，循序而進，內聖之功方足，如是則性天污垢消盡，一身瑩瑩，潔白如玉，以不言化諸國，以立身教萬民，推廣行遠，天下萬民咸知修身為本，民已自治，何用被治乎？故聖君之治民者，非治民身也，治民心也；只治其身，不治其心，則捨本而逐末矣！如能治其心，而身無有不治者；空治其身，而心亦未有不馳者。故聖君非治民也，化民也。欲實現萬民皆得其化，非己身內聖之工具

足不可。治民、化民，誠有分析，可不細思歟。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間泛濫無疆矣！可以說一個團體，爲其團體之長即君，被其所使即臣。如一個商號，經理，君也，其下臣也。只要經理一身作則，言行合度，待人如己，未有其下而不盡忠於經理者。此從一個小範圍說起，任何團體皆然，由小推大，方能極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也。先由一個小團體之君臣，而推到整個天下之君臣；個個小團體，君明臣忠，則大天下之君臣亦然。此何理也？假如大天下之君臣，不順天之道，執天之行，安能化小團體之君明臣忠哉！故由各個小團體之景象，則自知大矣！此一貫之理，不可移焉，休謂君只言皇上，臣只言官也，一個團體莫非君臣，一個組織莫非君臣，世人休執一也。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字解】本者格致誠正是也。末者修齊治平是也。

【節解】所謂其本亂者，乃格、致、誠、正四步功夫皆未循序作到，而欲實踐修齊治平之舉，誠爲難矣！如同灌溉植物，不溉其根而灑枝葉，則愈灑愈枯，人可不自警歟！所以捨本逐末，乃是根本極大錯誤。厚者何？曰性。薄者何？曰情。應厚其所厚，薄其所薄爲

【總論】

然，故道德君子未有厚者薄待，薄者厚遇也。

大學一書，雖曰大人之學。究其根源，乃人人之學也。人人各具天賦靈性，至圓至明，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婦人孺子，莫非皆然。人在幼稚，性本至善，曰本然之性。身歲漸長，氣拘物蔽，曰傳染之性。人人各具其性大，惜乎不知覓耳，此所謂大而不知其大，小而反行小矣！孔子言，曾子述，一篇經文，總括意義，無非令人人各覓其大。何爲大？曰性。何爲小？曰情。如能將我具有之性大，下定決心，用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功夫，將性大復初，則我一杯之水純潔，傾於大海之中，渾然焉分。然而性大者，非一人獨具，天下萬民悉具也。天下有一人未復其本然性大，則我性何足爲大？所以大學之道者，即令人人學其覓性大之道也。欲覓性大，當學何功？須用格致誠正，循序不紊功夫，矢志前進，將人相、我相蕩然掃淨，視人猶己，性係同胞也。我覺性，同胞迷性，我心何忍？故應實踐親民渡衆，捨己從人，化人人爲善之責，躋世界爲大同之任。人人身有所循、心有所歸、性有所安，則我臻至善矣！何曰至善？能將我一杯之潔水，傾於大海之中，渾然不分，此至善也。假杯水有纖塵之染，則傾海之後，亦顯然有斑矣！至善者，無極真空也。我之性大與無極合並

，則我一身則非我矣！何也？大而無外，窮極乾坤，萬物即我也，豈視一四肢百骸之軀爲我哉！如是則至善無階可升矣。此事縱婦人孺子各皆能之，惟人自棄，何勝浩嘆！故古聖教世，先令世人由格物之功着手，而達於上上之乘。苟一日克己，則即一日聖賢；終身克己，則即終身之聖賢，至善者身儲焉！願天下萬民迴光返照耳。其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之語，乃聖人循循善誘，引人入聖之法也。人能知物有本末，返躬自想，一物尙能返本，何況人乎！俗語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植物尙能返本，人可不自警歟！人之本末爲何？具性形兩層論：先天賦我之性，本源在何？曰真理也。後天生我之身，本源在何？曰父母也。先後兩層，大本大源，既已明曉，應當復性返本，歸於真理。盡孝抱本，順養父母，果如是如植物之返本，則誠若天地，恒若日月，安有事而不終始乎！由此明瞭先天、後天之分，洞徹本然傳染之性，則近於至善之道矣！聖人深恐天下後世之人，讀是書誠易，行是書則望洋生嘆耳。故先以物與事作入德之徑，曉先後之殊，則不難趨進至善之路，內聖之功具足，則外王如風行迅雷之速。綱領條目，一以貫之，真如矢之不倚耳。

康誥曰：「克明德。」

【字解】康誥：周書。克：能也。明德：本然之性也。

【節解】所謂克明德者，即是盡其明德之能事。明德何能？五常之德具焉。實踐五常，即率性之謂道，所謂發於明德，而終歸於明德也。或問曰：此何理也？我曰：五常係由明德所發，能盡其五常之能事，則明德始為明矣！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字解】太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諟：猶此也。

【節解】所謂天之明命者，天以空洞靈明之真理賦於人身，曰性。性運週身曰命。然我命之由來出於性，性之由來出於理，命與至靜空洞之理天息息相通也。我之一身如小天地，一身可能融會三極，天之明，照我之命。故一念善，天必知；一念惡，天必曉。我心如廣播電台，心浪一發，則波波羅羅層層外出，乾坤雖大，頃刻即遍，此我心有所因，而天有所覺也。所以道德君子，目神注視。懼心魔之萌動，以保全上天命我之明德，而我亦須修性了命也。性何修？命何了？修性之法無他，格致誠正是也；了命之法無他，命富貴，借富貴以濟世；命貧賤，固窮以安命也，此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之總意矣。（三極者：無極、太極、皇極。）

帝典曰：「克明峻德。」

【字解】帝典：堯典。峻：虞書作俊，大也。

【節解】能復其峻大之德，以盡大德之能事也。

皆自明也。

【字解】見前，

【節解】所謂明德者，簡言即自性也。欲復其自性，是由己復。由自性之

大，推以群性，復其衆生自性之大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字解】湯：商朝始君也。盤：沐浴之器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節解】凡古之聖君受天明命，承負大任，撥亂拯民者，皆先修其自性之

功，以解生民倒懸之苦也。故湯之盤銘，非所以銘器，乃銘心也。

銘器以身警，銘心以性警。故身浴易，而心浴難，心浴則浴性

近矣。性浴而後，天理昭著，則即身中之小無極耳。所以欲用此

功，身浴在於心浴，心浴在於性浴，日日自新，如江海之水，源

遠流長，略無間斷也。苟不自浴其心，自浴其性，縱使江海之水

以浴我身，於心性有何益哉？

康誥曰：「作新民。」

【字解】如前。

【節解】或曰：民亦有新舊乎？我曰：然。何謂新民？何謂舊民？所謂新

民者，原性之民也。所謂舊民者，色身之民也。原性之民復初，運於一身，光潤全體，雖色身曰舊，則儼若原性之新矣！欲復原性之良民，其精良之法，前邊盡載，無容重述矣。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字解】詩經大雅文王篇。邦即國。命即上天之明命。

【節解】德無舊，萬古常新，如蔚藍之青天，千秋不染其色也。復己明德，以化萬民，雖舊邦亦新，污瑕明德，雖新基亦舊。凡世間之事無不皆然，心台純潔，湛若秋水，雖濫故書，其味亦新。心台濃烏，萎靡不振，雖讀新書，其意亦舊，事無新舊，而在心台之潔與烏耳。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字解】君子：即成德之君子。極者至善之地也，

【節解】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列分三等：曰理、曰氣、曰象。或問：無極極於何處？吾曰極於無。無者真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無中妙有也。復問曰：太極極於何點？吾曰：極於太。太者氣天也，如將太下一點，用力推上去，即湛然爲天矣！天者一大也，一爲數始，萬事萬物之源。故堯傳舜曰：允執厥中。四字心法

也。舜傳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之心法也。此一伸直，通天徹地，橫貫四方，故伏羲氏仰觀俯察，一畫開天是也。將一作圈，則即無極之代稱，圓通靈明，無在無不在也。但此一，仍係有象。或問曰：一歸何處？吾曰：歸於無，無極本無一，此圈不過用以代之而已。氣乃一太之天，終有傾陷，歷盡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天仍復歸於無極耳。故曰：太極極於太，此之謂也。或曰：皇極極於何處？吾曰極於皇，皇者何？性主一身，此身法天象地，性主之，豈非一身之皇乎。聖人復其本然之性，率性中五常之德實踐於言行，承道統之淵源，使萬民歸大化，天必降之以大任，作萬世師表也。故至聖乃爲皇極之極耳。試將皇字拆開看，白王也。換而言之，即無後天之爵封，瑩瑩一白王耳，故至聖曰素王。然性者亦係潔白如玉一王也，故曰皇矣。然人皆賦有性皇，不過被心物所蔽耳。如格心物，己性復初，昭然宇宙，亦即太極之一大，展一化民，使天下士庶內復性皇，外踐忠孝，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一大之能事畢矣。將一極於真理，歸宿至善，即返本還源耳。人皆聖賢之體，惜乎人弗悟也。是言象之君子，極於象質；言氣之君子，極於氣體；言理之君子，極於虛無，三等君子，即分聖賢愚，各有不同，惟人自造詣焉。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字解】

詩經商頌玄鳥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

【節解】

所謂千里之邦乃萬民色身之止處也。此係用淺意來論，極其深奧非然。人人各有邦畿，人人各有良民也。古人曾以己身法天象地，性者，身中良民也；身者，性之邦畿也。或問曰：上節將性比皇，此又比民，何其自相矛盾也？吾曰：非然。皇與民，後天之尊卑有別。性者，先天也。先天何有皇、民之別哉！故性曰皇可，亦曰民焉也可。如將我一身之邦畿，用上格致誠正，循序不紊聖功，次第進行，邦畿大治，原性復初矣。性者一身之君，如性攝其權，一身言行則不踰矩也。良民之性，止於一身之邦畿，不過臨時止處耳。一身邦畿大治，推己及人，兼善於天下，則身中良民之性，仍歸於無極矣。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字解】

詩經小雅緡蠻篇。緡：詩作綿。緡蠻：鳥聲。丘隅：山角樹木密茂之處。

【節解】

此孔聖引詩以誥誠天下後世也。言緡蠻之黃鳥，尚知止於丘隅，況於人乎。緡蠻之黃鳥止於丘隅，乃其止也。人生碌碌一世，營

營名利，結果止於墳墓，即為止乎？吾曰：非然。人須知其所當止之地，當止之地在何？反覆辯論，不外一性。首先復其性，則身中無極現焉。繼之用太極一大之功兼善天下，復將一大還於無極，咸令乾坤蒼黎明己性天，止於無極之處也。性知所止，則色身歿後，性珠圓明，萬古常昭。如孔聖一言而為天下後世法，一行而為天下後世則，不皆同人乎！有何聖凡之別？惟在知止不知止耳。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字解】詩經大雅文王篇。穆穆：深遠悠久之意。於緝之於：音烏，嘆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

【節解】大哉！文王之詩篇也。文王受天大任，為紅陽繼承道脈之大聖。性天磊落，放大光明，推廣行遠，親民化衆，故岐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湛然蒼天之蔚藍，明似秋水之無物。蓋文王治國，有何奇方歟？吾曰：無。人人固有之方耳，不外率性中之五常以見於外也。故為人君者止於仁，仁何解？仁居東方，其性秉溫，此先天好生之大德也。為人君應予效矣！謙恭忍讓以化衆，立德立

言以教民，則仁猶未至極也。此何謂？先天生民曰大德，先天罰民亦曰大德，爲人君者先復己性，放大光明，萬民咸慕，各皆自覺其性，雖立法而無犯，縱有越法者，施之以法，正施之以德也。如是，則與天地合爲一焉。爲人臣止於敬，敬者無不敬也。如曾子所謂：十目十手，臨淵履薄，戰兢自持，慎其所獨。先敬己心，繼敬己性，心性各得我之所敬，則我身之表外亦即無不敬矣。夫無不敬，則念茲在茲，朝斯夕斯，懼心物於萌動也。盡臣之敬，克君心非，引君以道而後已焉。爲人子止於孝，人只知爲後天父母之子，而不知亦爲先天 皇中之子也。色身之源，父母生也；靈性之源， 皇中賦也。順親心、養親身，此所以盡孝於後天父母也。凡是一人皆係先天同胞，用以新民渡衆之功，化人人各復己性，挽狂瀾之既倒，躋世界於康樂，此盡孝於先天 皇中也。爲人父止於慈，慈者，嚴慈也。教子以道，導子以德，真慈也。任其侈、任其奢者，婦人之慈也。故天威而不怒，而受威者知懼；施德於萬民而不居德，而受德者知德；此天地之嚴慈也。父母者天地也，生之、養之、教之、導之，啓發子之自動之性，鼓震子之自立之心而後已焉。信者：不欺之謂。試將信字拆開看，乃人言也。人與我言，我與人言，其間即含眞信。夫信之普如土，莫非皆是，莫非皆用也。如土中生物，種甚得甚，毫不欺人

。夫人失信，先自欺而後欺人，未有先欺人而後自欺也。信者，天之中、地之樞、身之主，通四端，兼萬善，信之偉用大矣哉！願天下衆生，突破塵緣，醒悟迷津，速登覺路，覓真信以返源，是吾所厚望焉。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字解〕詩經衛風淇澳篇。澳：於六反。棗：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咍，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比讀作峻。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者：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

【節解】

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

詩衛風淇澳篇上言：瞻彼淇水之隈，形容綠竹美盛之姿態。此何意？竹者：空虛也。人亦然，虛能容物，謙則受益，道德學問皆係有漸而入者。諺曰：泰山不卻拳石，故能成其高大；江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淵深。此謂虛中不虛，虛中伏實也。竹有虛心，兼有高志，是以竹可焚，節不可燬，此言虛心始能容物，定心所以立志也。然後用切磋琢磨之功，循進格致誠正之道，則自知嚴密敬慎矣。何曰嚴密？人身具性亦具魔，性弱而魔強，故君子懼內魔之萌生，怯外障之鼓動，所以嚴密保持性之圓明，武毅以震內外魔障，戰兢自持也。如一時不敬、一時不慎，有一線之可乘，則魔由隙而入矣，良可懼哉！嚴密敬慎以持內也，武毅剛正以震外也。秉天地之至公，養乾坤之浩氣，威而不怒，而受威者咸懼其威；德行溢外，雨露均沾，而被惠者咸感其惠，故德威兼備之磊落君子，萬民奉若父母，威若鬼神，焉有遺忘之理。是以如切如磋之功，道學也。何謂道學？先修至德以凝至道之學也。如嚴密、敬慎、武毅、剛正，持震內外，內魔已格，外障弗至，良知呈獻，天真畢露矣。意發必誠，心動守正，至德已修，至道漸凝，則漸造極矣。故欲修至德，必須依照格致誠正，次第自修，

以期性天光澤也。如至德全、至道凝，則人與天一體耳。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民奉之若神明，事之如父母，而我教化遂普，萬民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復自性，性天空洞，放大光明，此所謂復己性，始能覺群性也。雖是衛人讚美武公，但我所註，恐武公不及，乃至聖之行也。人人奉此，聖由凡作。諺曰：聖人皆是凡人作，安有聖人作聖人。信然。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字解】詩經周頌烈文篇。於戲：音嗚呼，嘆辭。樂：音洛。前王謂文武也。利者士農工商所求應份之利也。

【節解】文王至德，武王大德；文王承道，武王行道。故孔聖云：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先王承天之明命，負大任於兩間，繼天立極，以化萬世。然雖有先王之純德，必有後王之繼德，始能德昭萬古而不歿焉。故奉親奉心、繼親繼志。先王所賢，我亦其賢，我所賢，正先王之志也；先王所親，我亦其親，我所親，正親先王之德也。繼先王至德，普化萬民，人人咸知復性，人人咸知自正，人即各知自修，則萬民樂先王之所樂，憂先王之所憂，憂樂皆受之於先王也。先王教之

利，而我自教自利，自教自利者，正所受先王之教利也。先王雖歿，而其大道大德可以與天地同齊，日月同明，萬古常昭。然先王之至德曰理，雖天地日月傾陷，而先王之德仍在，蓋天地日月亦弗及先王之至德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字解〕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

〔節解〕聖人之大化，由此可見一斑矣。以無爲化世，不言教民，大化普及，萬民自治焉。在未普及大化前，縱有爭訟者，聖人明德昭著，如日月經天，照臨萬物，無微不至、無微不察，如天地之賞罰善惡，絲毫不爽。無情實者，安能盡其辭乎！是非判清，曲直分明，使爭訟者咸知聖人之威，感戴聖人之德，雖始爲爭訟，終歸於無訟也。故施教於魯國，三月遂大治焉。安用善於折訟而治民乎！此乃聖人親民之初功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下至（此謂知不致，不可以誠其意）乃 呂祖補述格致二章。

所謂致其知在格其物者，心有所貪慾而性辟焉，心

有所嗔忿而性塞焉，心有所癡奢而性蕩焉，心有所愛妄而性遷焉。

【字解】貪、嗔、癡、愛，四心物也。慾：近私也。忿：近恨也。奢：過度也。妄：非份之思也。辟：偏倚也。塞：滯結也。蕩：流動也。遷：更移也。

【節解】是以欲將良知良能推廣行遠，必須格心物也。心之源出自性，心乃性之靈苗也。心物之障，亦即性物之障矣！心物變化，瞬息萬千，總結不外貪嗔癡愛耳。貪中主慾，慾本私情，以後天私情，遂昧先天公理矣！至性安能不受其牽扯而偏僻於一隅也。嗔中生忿，忿極生恨也。須知世間之事，不如人願者，十有八九，遇逆境而不容忍，則怨天尤人之心起矣！此心一起，一恨天之不平，二恨人心不公也，則自性安能不受其牽扯而閉塞乎！癡者，相因生奢，癡心於功名，癡心於富貴，癡心者高望也。癡想不能如願則生苦惱，由是遂驕己傲人，縱心猿意馬放蕩無蹤，莫能遏已。如是則自性安能不受其牽扯而流蕩乎！妄靡不生於愛焉。此愛非仁人博愛之愛，乃血心愛聲色貨利之愛也。然愛者妄也，命中無應份之聲色，運中無意中之貨財，空愛而無實享則妄念熾矣！如是則自性安能不受其牽扯而遷移哉！故貪、嗔、癡、愛，相因而

生；慾、忿、蕩、遷，隨波而至。是以欲將良知良能復初，推廣行遠，非徹底將此心之四物剷除不可。

**是以欲格其心物者，必戒貪慾，則扶性辟為正矣。
息嗔忿，則闢性塞為揚矣。消癡奢，則收性蕩為定
矣。剷愛妄，則挽性遷為止矣。**

【字解】戒者除也。扶者匡也。正：大中也。息：容忍也。闢：揭也。揚：放大也。消者滅也。收者回也。定：近靜也。剷：斬斷也。挽：旋扭也。止者有定處也。

【節解】此節緊承上意而言。心物所生，貪慾、嗔忿、癡奢、愛妄則性受其牽扯。故相因而生，性辟塞蕩遷焉。本然之性，遂受傳染之性所蔽矣！故欲致其良知，覺性之初當何如也？其良方下備載焉。性本大中至正，落於後天，遂受貪慾牽扯而偏僻焉。覺貪慾之非，有傷性正，戒貪除慾，則匡扶偏僻，復性本旨之正矣。性本能大能小，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落於後天，遂受嗔忿牽扯而閉塞焉。覺嗔忿之非，有傷性揚，息嗔忍忿，則闢破閉塞，復性本旨之揚矣。性本寧靜者也，落於後天，遂受癡奢牽扯而流蕩焉，覺癡奢之非，有傷性定，消癡去奢，則收復流蕩，復性

本旨之定矣。性本知其所止，落於後天，遂受愛妄牽扯而遷移焉。覺愛妄之非，有傷性止，劇愛斬妄，則挽轉遷移，復性本旨之止矣。性正則不失其中和位育，性揚則不失其推廣行遠，性定則不失其幽靜穩固，性止則不失其登峯造極，如是則性中全體大用完備矣。

是故君子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

【字解】慎：小心翼翼也。隱微：欲動未動之處也。遏：止也。動機：心浪之微波也。

【節解】三期時代，浩劫彌漫，究其劫源，乃起於心物之隱微耳。如貪慾、嗔忿、癡奢、愛妄皆由心物之不慎於隱微，遂相因而生焉。故心爲大同之先導，心爲浩劫之動機，心爲萬事之源樞，心爲鬼神之趨徑也。不慎於心物之隱微，則意惡流浪，遂相因而動機焉。聖人無他技，其心休休焉！無非慎隱微、遏動機也。然心意可敬亦可畏。可敬者，希聖希賢心也。可畏者，作奸作惡亦心也。噫！故欲致其良知，慎心物、遏意惡，乃爲當前之急務矣。如格物功夫不能作到盡善而欲致其良知者，猶之築屋，基礎未堅，而欲上營其華，則恐危矣！捨格物而欲邁上七條，猶漑樹不潤其本而灑其末，爲求其榮，則反枯矣！是故格物者，乃聖功之要領，願有志於道者，幸照吾言。躬行實踐，則心物可格，性體圓明，而

至道凝矣。

故心物自蔽，身物自染。格心物者，復性初也；驅身物者，覺心源也。性心身者，一貫也。三者之不可離，猶植根本之不可分矣！性心居內曰自覺焉，身行著外曰覺人焉。故內聖外王之功，豈可缺一哉！

【字解】蔽：遮蔽也。染：薰陶也。初：本來面目也。驅：逐也，亦作除解。覺者明也。源者源遠流長，孳孳不息，而不染塵也。植：樹木類也。

【節解】性源者，理也。本性皓亮，落於後天，遂被氣象拘蔽，而心物遂起，心物遂起，猶雲霧之蔽青天矣。何謂心物？前章註之詳矣！無容重述。何謂身物？因其心物未慎於隱蔽，貪嗔癡愛遂滋蔓焉，行於身，發於外是也。故慎心物於隱微者，自性本來面目也；驅身物於昭著者，清心台之源流也。故自性在天曰理，賦人曰性；性主體骸曰心；心發而昭著曰身。名雖三，其實一貫也。理者根也，性者本也，心者幹也，身者枝也。根衰則葉萎，性明則身正；性、心、身三者之不可離，猶植物根本幹枝之不可分矣！故

溉植須潤根，修身先覺性，性復其初，心有所依，則曰自覺焉。復加兼善之功，化萬民各復自性，曰覺人焉。故內聖外王之道，乃缺一不可也。至於心物、身物幾希之分，下文備載焉。

心物滋蔓，莫不自蔽己性焉。故聖人慎心物於隱微之間者，心物未動也。雖未動而持之一慎，則心物終無矣！心物終無，則至性常皓，至性常皓則即復性初也。

〔字解〕滋者生也。蔓者延也。持者守也。皓者亮也。

〔節解〕心物者貪慾、嗔忿、癡奢、愛妄是也。心之四物已生，則蔓延繁殖莫能遏已，遂將皓亮之至性蒙蔽耳。故聖人所謹慎者，隱蔽之處也，隱蔽之處者，心中四物猶未動矣。雖未動而不宜忽略焉！更須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兢兢持慎，以匡不逮，慎隱微更甚於昭著也。如是心物何由而生，心物不生，則終無滋蔓之時矣。性空心逸，如撥濃厚之雲霧而重睹蔚藍之青天，至性本體磊落光明乃常而不變，此至性之本來面目也。

身物昭著，莫不自染己心焉。故賢人驅身物於昭著者，以其心物未慎於隱微也。心物弗慎於未動之間

，貪嗔癡愛遂熾焉，而現於言行矣！此謂之身物昭著者也。故驅身物者，即曰覺心源也。心者易動，深恐始勤終懈，是病焉，則身物復昭著矣。如能始終覺心則亦漸趨於覺性矣！及其成功一也。

【字解】昭著者顯明也。熾者猶火之燃物，始微而勢大也。趨者入也。餘見前。

【節解】身物者，心中四物已經動而顯明行於身矣。心物生於心、顯於身，則薰陶漸染，而心源遂被湮沒矣。故賢人只知有人心而不知有道心，只知驅身物於昭著而不知慎心物於隱微也。此何故？造詣不同也。身物昭著者，其弊在未慎心物於隱微未動之間耳。因其心物未動之時不加謹慎，則貪嗔癡愛遂如火燃物，其勢由微及顯矣！而現於言行也。身者，心之役；心物滋蔓，發於身，身安敢不惟命是從乎。賢人造詣雖不及聖，然能覺察身物之非，徹底驅逐，則即賢人覺心源也。心者流動遷搖，心何流動遷搖？以其不知所歸耳。心藏何處？曰：至性也。賢人未復己性而心安所歸乎？此心流動遷搖之由也。深恐驅身物、覺心源之事不能始終如一，仍被流動之心而移其志，則身物如故矣。如誠、恆、堅三字抱定，此心如矢，此意似刃，驅身物於荒夷，則亦能漸由覺心而邁

上覺性之徑矣！由賢入聖，及其登峯造極，一也。

此謂物不格，不可以致其知。

【字解】見前。

【節解】是以心物不格、身物不驅，何能致其良知乎！

所謂誠其意，在致其知者，故心物未發謂中和，良知性也；心物既發謂動機，紛乘意也。是以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以復其良知而臻於至理矣。

【字解】紛乘：繞冗也。臻：至也。餘見前。

【節解】物格而後致知，良然。內聖之功，格致本也，誠正末也。故慎心物於欲動未動之間，以復其良知，以求至乎其極也。格致二部，已將內聖道盡無遺。內聖功足，則誠意不行而至者矣！猶植本直而未自立焉，故心者性意之中也。心之上則性，心之下則意矣。心物未發，即大中良知焉；心物既發，即意惡動機焉，是以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者，則性復矣。性本至大者，與理係一體也。良知良能，致廣推遠，以造無極而後已焉。

故格其心物，以致其良知者，內聖功也。聖足而後

，則意不誠而誠矣，心不正而正矣。雖序有四，實則二焉。以其心意儲諸一身，故亦列內聖之功矣。

【字解】儲者藏也。

【節解】故格致之功，內聖之大本也。格心物以致其良知，致其良知，以極其至理也。心意者，性役也。性復而後，則誠正不行而至矣。故聖功序有四焉，曰：格、致、誠、正是也，其實即格致耳。聖人以其心意儲諸一身，故亦列內聖之功哉！故格致本也，誠正末也，本立而心意自誠正矣。

此謂知不致，不可以誠其意。（以上 呂祖補述至此）

【字解】見前。

【節解】故良知得復，以求至乎其極而臻於理，則意不誠而誠矣。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

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此段乃程子補述）

【節解】朱子名熹，有名先儒者也。格物是章，其言格物者，非萬事萬物之格也。朱子深得孔門之奧，以其未受心法之傳，故未造乎其極也。其言：格事物者，象也。身中機構，人莫測焉，身中小天地，窮其源理，則大天地瞭若指掌矣。故格事物之物者，不宜向身外覓焉，以其身外無道也。誠哉！賢人之覺心源而驅身物於昭著者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字解】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毋：禁也。欺：瞞昧也。惡：臭穢氣也。謙：虛心也。慎獨者慎其所獨知之地，不欺自心，不欺自天。

【節解】大學一書乃一氣連貫，不可思議焉。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一語，即不欺自心也。如欲不欺自心，必先將真信立定，真信立定，毋欺自心，即無欺於天矣。空洞至靜之理天，念念居於我性天

也。如惡惡臭者，理慾本不能融合，冰炭又安能相濟乎？理存慾亡，慾生理歿，兩視爲仇矣！然我大中之眞信立定，不欺自心、不欺自天，則欲念無隙可乘也。如是，則厭慾如臭，離我自遠矣。私慾淨盡，天理流行；性若懸珠，群魔潛伏；五常之德，性體本具，率性中所具之五常而實踐之，力行不怠，猶好好色之篤也。謙者，虛也。性本虛空如滄海焉，無細流之不納，推廣行遠，則臻於至理矣。是故成德之君子，必慎其獨者，何也？君子以虛爲實，小人以質爲實耳。故君子修不睹不聞之性，小人爭有形有質之財，終結虛無常在，形質消歿。是以君子處於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則儼若鬼神在側，未敢少萌慾念也，此以虛爲實者矣。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字解〕閒：音閑，閒居獨處也。厭：鄭氏讀作壓，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揜：藏也。著：彰也。肺、肝皆五臟之一，肺管呼吸，肝管藏血。

【節解】

這一節不宜向身外而言，須向身中自覓。人身亦有君子、小人之別，大中正之性天乃君子，奸詐邪宄之私慾乃小人。往往理不勝慾，然私慾之小人，終難欺原性之君子也。故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自欺自佛，必形於色，故人在閒居，私慾之小人紛紛擾擾，所思所念無一善者。思念一起，頃刻千里，心思某處之聲色貨財，縱相隔迢遞，可一思即至，寰班雖大，思念欲窮其境，只頃刻耳。但自佛自天，有時昭著，則慾念失神，推其不善而著其善，偽也。而我自佛以真視偽，如秋風捲落葉之速，肺肝歷然，絲毫難昧，則私慾之小人有何益處？所謂誠其意者，須將己身心猿意馬牢牢拴穩。立真誠真信，則乘隙紛擾身中之小人束手受擒矣！如是縱獨處於室如對青天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字解】

嚴：威嚴也。

【節解】

十目非十方之目也，十手非十方之手也；試觀十字，通天徹地，橫貫四方，大無不包，微無不入，十目十手安得向外覓乎？人心血心乘機萌動，則我自性，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威嚴無私，安可得而欺也。至於深解，老仙不敢洩焉，速求天道，則自明瞭。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字解】富：足也。潤：光澤也。胖：步丹反，安舒也。

【節解】此節非從皮面來論，須先向心性探討，富者人人皆富。或問曰：是何言歟？人皆富則無窮乎！吾曰：非然。人人性中各具五常之德，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有何富貴之別。然降落後天，被聲色湮沒，雖富而不知其富，聖人覺性故富，凡入迷性故窮，富窮之分，在人覺與迷耳。如吾人能將原性復明，則亦如聖人之富矣。富者，性圓明也；屋者，體也。性光圓明，流溢蓋外，豈不潤我體乎。德潤身之德，即性中之五德。率五德實踐力行而親民渡衆，則我菩提之身，枝葉豐榮，花蕊怒放，菩提者身中五炁三花耳。此所謂外功圓滿，五炁不煉自朝元，三花不修自聚頂也。內外之功具足，則我心台廣大，性體安舒矣。故心廣者，心止性耳；體胖者，性體圓明也。故君子欲心廣體胖，必須先誠其意，意皈心，心止性，始覓其本矣。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
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字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懣：敕值反。好、樂並

去聲。忿懣者怒也。

【節解】凡心臺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均係氣障，氣障萌生，則心臺不潔，心臺不潔，則物慾滋蔓，其心則難正矣。心生忿懣則近嗔，生嗔則性塞而失其揚，心生恐懼則近妄。妄心妄行，自惹災害則生恐懼，生恐懼則性遷而失其正；心生好樂則近貪，生貪則性辟而失其正；心生憂患則近癡，癡心於功名，癡心於富貴，營營癡心即憂患中人，生憂患則性蕩而失其定。故欲修性者，先持其心；心正即不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性不辟不塞，不蕩不遷，而得中和之道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字解】視：目神注也。聞者耳聰注也。味：性天清靜無爲之意。

【節解】心者身之主，心者性之役，我心不與原性相通，則性天天視之理，心不得視；性天天聞之理，心不得聞；性天清靜之味，心不得嘗矣。心性不合一者，凡俗也。即當前之事未至，我心亦弗明曉，心性合一者，聖賢仙佛也。縱百世之事瞭如指掌，此非著占也。乃我自性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心與性合，則性視，心已得視；性聞，心已得聞；性中清靜無爲之味，心已得嘗矣。故凝至道之人，覺性之初，禍福預知，即此理也，安用卦爻占卜乎。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字解】見前。

【節解】是以欲修其身，必先慎心物。心正後與性天合而爲一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字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辟：猶僻也。矜者憐也。敖者驕傲也。惰者慢待也。鮮者少也。

【節解】中者天下之大本，在天曰理，賦於人身曰性。性發於心，心支配一身，由是窮究大中至正之理，身中本具焉。然人落後天，心遂波羅，善惡之念頻起，是非之思繁續，大中之心，遂被後天情慾所遷搖矣。是以欲修我之色身，必須先覺我之靈身，靈身者主也，色身者役也。故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者，情也。勿以後天之情而遷搖其先天之性，性情不分，安能修己身哉！故欲修後天之色身，先須覺先天之靈身，靈身居中，則色身居正矣。如是則無親愛之人、賤惡之人、畏敬之人、哀矜之人、敖惰之人

。身居一家之主，一律看待則無偏辟。無偏辟，則家有千口，心只一心也。如是未有不家齊者。如居子弟者，欲齊其家則其然也。親愛敬畏者父母也，如兄弟有不肖者，而我變賤惡之心爲哀矜之心，哀矜者憐其失足爲惡也。感之化之，以盡己任，久之自能挽回其心。萬不因兄弟之不肖，而我露出敖情之態度，須知世間無不可化之人，如人不受我之所化，須反躬觀察己性覺耶、迷耶；己心正耶、辟耶。如己性覺，己心正，相信無不被其化者。故我所好之人，此人純善歟，如言行有一點不善，則我知其善中之惡，勿以所善而蔽其惡也。我所惡之人，此人純惡歟，如言行有一點善者，則我須知其惡中之善，勿以所惡而蔽其善也。總言：化善中之小惡歸於純善，化惡中之小善亦歸於純善，而後已焉。聖人與天一體，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者，此知非後天之知，乃復自性之良知也。如是始能齊其家，然到此步，非良知復初者不可。良知復初者，天下能有幾人哉！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字解】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者俗語也。碩者大也。

【節解】美哉言乎！惡者，血心之混濁也；苗者，道心之靈苗也。換而言之，即人莫知其血心之惡，莫知其道心之碩。血心者物慾之心也

，如人之逆子耳，然人雖知逆子之惡而縱之以行，久必受其連累。血心陷我，比逆子更猶甚焉。知其惡，徹底消之，然後血心轉人心，人心轉道心。然道心本至大，而人莫知其大。以血心蒙蔽道心，猶濃雲遮日，而失其大也。人須知我血心之惡，徹底清掃；知我道心之碩，愈發其磊落光明，如是則道心與無極相合矣。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字解】見前。

【節解】自己之血心知其惡而不清除，自己之道心知其大而不復初。空知而不實行，安望其修身。身不修，鮮有齊其家者，故我披肝瀝膽以註學庸者，非令人空知學庸之意耳，深願天下同胞知之而躬行實踐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字解】弟：去聲。長：上聲。餘見前。

【節解】格致誠正，內聖也；修齊治平，外王也，前已註之矣。故君子先修內聖之功，體也。後踐外王之道，用也。孝、弟、慈三者，本

天性所獨具。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乃言一身即國也。身中之國，存理遏慾，性攝政權，心身共役，遂大治焉。而後推於家庭，孝親友弟，慈愛子姪，如是則家齊，家齊而後由家推外，可以治國矣。故治身內國與治身外國一貫也。能盡孝於父母，未有不忠其君者；能盡悌道以事兄長，未有不恭其上者；以慈幼之道使民，未有不得衆心也。吾註至此，心有所感焉！我以為天地與人極有情者，亦與人極無情者，或問何也？吾曰：人能誠、恆、堅三字抱定，存理遏慾，覺性之初，盡孝弟慈於家，推孝弟慈於國，終於道成天上，名留人間，此非天地之極有情乎。如果存慾遏理，迷性之本，不盡孝弟慈於家，不能推孝弟慈於國，自蔽自天，終則墜於萬劫，永在輪迴，白玉之白，變為污穢之濁矣！此非天地之極無情乎。噫！有情無情，惟人自去取焉。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字解】赤子：即性別名。中：去聲。嫁：處子于歸也。

【節解】凡是天地間之人，身中皆賦赤子之性，落塵寰則被氣物蒙蔽，失其靈明，如誠心向道，反躬自求，以復赤子，則大中顯露。在進行覓求赤子，而未復赤子之間，雖未中理，然相距真理不遠矣。

故我自先天來，未有先學其如何保養赤子之性，而後落後天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字解】僨：音奮，壞也。貪：份外也。戾：暴也。機：主動也。

【節解】性弗明，心弗定，則意識紛紜；性明心定，意識則不妄動，而一身之國大治也，故天子一家仁讓，則一國仁義謙讓；天子一人貪欲暴戾，則一國貪橫作亂。故君有道，則一國興仁；君失道，則一國敗度。一國興仁，一國敗度，其機在何？在君之有道無道耳。何謂有道？性明心定，意識則不妄動；一身有道，而治其國遂有道矣。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字解】好：去聲。堯舜：古之聖君也。桀紂：古之暴君也。恕即推己及

人。喻：明瞭。

【節解】堯舜明己明德以仁道帥天下萬民，咸使萬民各復其具有之明德，而民安得不誠悅而從之者也。桀紂蒙蔽天良，縱慾肆虐，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者，非心從也，迫於勢下耳。自昧性天，而欲復萬民性天，而民故不從。是故聖君之治國，必由一身之國得治，而我所領導之國鮮有不治者。君子必先克己而後克人，不克己鮮有能克人者。忠者，體也；恕者，用也。忠者，中心；恕者，如心。自己中心不立而欲如人之心，未之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字解】見前。

【節解】所以欲治其國，必先施恕道於家庭，家齊則國始能治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字解】詩經周南桃夭篇。夭：平聲。蓁：音臻。夭夭：少好貌。蓁蓁：盛貌。之子即言處子。于歸即嫁夫也。

【節解】一個如桃輕嫩而美盛之原性，人人所具，換而言之，即赤子也。于歸者，換而言之，即性由先天落後天也，落後天則蔽其皓矣。

如欲克己復禮，首將心意繫牢，物慾淨盡後，天理自然流行，方能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性比桃夭，寓意大哉！桃夭者，始萌桃仁也，此仁東方屬木，其氣秉溫，其德曰生，桃夭萌於桃仁，而終歸桃仁，人性賦自於天而終歸於理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字解】詩經小雅蓼蕭篇。

【節解】身、心、性三者兄弟也。兄弟分歧，則蕭牆干戈，即曰凡夫。兄弟怡怡，一字連貫，即曰聖體。身、心、性兄弟各盡其道，方能實踐親民之功，施教於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字解】詩經曹風鴈鳩篇。忒：差也。

【節解】君子覺性於內，禮儀於外，發而中節，安有差錯之理。抱親民之道，以匡正民心之洪願，首須孝父母、友兄弟、慈其子，自己父子兄弟足法，而後萬民始能效也。親民化衆之洪願，始能由漸達到。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字解】見前。

【節解】所以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齊其心。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字解】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之老也。長長：所謂長吾之長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

【節解】故爲民父母者，必須先修其身，以立杆見影焉。吾孝吾老，順其心、養其身，盡其子道。古云：上行下效，則一國民衆咸以老老之道以孝其親也。吾敬吾長，謙恭忍讓以盡悌道，則一國民衆咸以長長之道以敬其兄也。如是復懷悲天憫人之宏慈以恤孤寡，而民亦孝其慈愛之道而不倍矣。然我孝高堂二老，復能以孝化民，使萬民咸孝其二老，此乃盡孝於先天也。夫何理？先天視萬民皆子，萬民各盡孝於後天二老，則民上者，始能盡孝於先天。聖中也。天下有一人未孝其老者，則先天聖中猶未足孝也。所以君子欲令天下萬民老其老、長其長，必須以身作則焉。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字解】惡、先，並去聲。

【節解】此復解上文絜矩二字之意。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故君子以天下之心爲心，不恃己心爲心也。何云？爲心發於性，性賦自天，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至理乃天下萬民賦性之源也。人人覓源，則君子絜矩之道不勉而中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字解】詩經小雅南山有臺篇。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只者語助辭。

【節解】君子修其自性，啓諸群性，使群性各覺其自性。以群性之覺爲己

性之樂。故成德君子，以群性之所好爲自性之所好，群性之所惡爲自性之所惡。夫群性者，天也。天之所好敢不好之乎？天之所惡敢不惡之乎？好惡皆之於天，始足爲萬民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字解】詩經小雅節南山篇。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僂：與戮同。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

【節解】萬民者，天也。順天之道，執天之行，始足爲民上矣。如周太師赫赫然有威，鮮德。萬民鑽視，即天視也。所以民爲國天，良然。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爲民上者天役也。如懷一念之私，天必鑒之，有國者豈可不慎歟！是以好惡不公，即不得天心矣。天下所戮者，即天假手以戮之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字解】詩經大雅文王篇。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師：衆也。配：對也。監：視也。峻：大也。

【節解】先亡民心繼亡國，先得衆心遂得國。在殷未失萬民之心時，先帝

遺德可以與上帝之心相合。且看殷失天下之由，才不能保守天之明命也。天既降大任於我作萬民之先覺，而我迷昧性天五常，自覺猶未能，況作萬民先覺乎！故合民心即合天心。天之明命即萬民之視聽也，復己性之五常，施於萬民，使萬民視我、聽我若神明焉！如是方足爲萬民之覺也。故失民心，則天之明命我不能保，我不能保，則上帝明命必將轉移於有德之人矣。是以先失己心，繼失民心。失民心，國隨民而失也，殷鑒不遠，有國者可不警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字解】見前。

【節解】古之成德君子，內聖之功具足，戰兢自持，性珠廓落。言行悉性中所發，鮮有不合德者。此慎者何？懼外魔乘隙入內也。德行外溢，則親民化衆，啓群性使各明自性，安能不得人心乎。群性者與己性一也，使萬民各耕性田，各守寸土，而我在世曰聖賢，出世曰仙佛。以先天佛果爲財，永居極樂，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享受先天清福，則財受之不盡也。有先天之財，抱濟世之心，以神道設教，有感悉通，以化黎庶爲用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字解】見前。

【節解】前章解之詳矣。不先向內聖入手，而空懷證果之心，則捨本而逐末矣。然欲化萬民各復其本，而已猶用其末，如淨取民利而施奪矣！不為無益而又害之。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字解】見前。

【節解】財聚者獨善其身也，自己覺性居先覺之民，不以先覺覺後覺，則民心莫知自性，鮮有心不散亂者。是以自性圓明，而實踐親民化衆之功，盡性能事，以化萬民，則財散也。而民鮮有不聚為一者，萬民聚為一心，則即整個之無極耳。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字解】悖：布內反，悖逆也。

【節解】此天地間循環至理。故古之君子，不以己心為心，而以衆心為心也。我之不欲，即萬民之不欲。有一因必結一果，有一形必映一影，我言悖理而出，則人亦以悖理之言而入我也。我貨悖理而入

，則子孫不能保之，亦必悖理而出於人也。我能不悖而出，而人亦不悖而入。噫！因因果果，如影隨形焉。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字解】見前。

【節解】大哉言乎，聖與凡一也，惟在悟與迷耳。凡是一人，千萬不可自暴自棄，如能恪奉格致誠正，循序不紊功夫，矢志前邁，內聖功足，天必命之以教民之任。故先修至德，至道必凝，天之明命必得之，此狂可作聖也。如聖趨狂，由喬木而遷於幽谷，則上天偉任必將移焉。故聖若非至蓋棺之時，不可論定曰聖；狂者不至蓋棺之時，不可論定曰狂。人在生時身份不可確定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字解】楚書：楚語。寶：貴重物也。

【節解】為人君者，內聖功足，性體圓明，以至善無極至道以為至寶，化民教民，鮮有其國不治者。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字解】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

也。

【節解】天地之大仁，曰生物；天地之大德，曰好生。故爲民上者，本乎天地之仁親，以化衆民，以此爲國寶，勝璽寶多矣。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字解】秦誓：周書。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尙：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節解】千言萬語不外一性，性本無能無技，惟以至誠不息，包容萬象，運用百體，性雖無技，而心之休休若有技者，乃發於無技性也。心之有技，亦若性之有技也；心之聰睿通明，而性亦希其歸於純善也。性以至誠，包容萬物，非心之所能口白也。性光皓皓，如赤日當空，照徹萬里，則大中流露於外焉。如是，則在世曰聖賢

，出世曰仙佛矣。遭教於子孫黎民，則聖道綿綿延久也。如性天被氣物蒙蔽，血心主身，則人相、我相由是分矣。視人之性體圓陀而我不羨，反生媚嫉以惡之。人之心台聰睿通明，而我反不相容。如是不但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已性亦深沉萬丈矣。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字解〕迸：讀為屏，古字通用。放：安置也。流：徒刑也。迸者隔絕也。夷者邊荒處也。

〔節解〕由一身而推及於外，原無二理，我之自性猶仁人也，血心之惡者，慾也。故理慾相仇，爭端頻起，如理勝之，迸慾於四處邊荒，不與同居，如慾勝之，迸理亦然。故性之愛人，欲群性覺其自性矣；性之惡人，欲群性咸迷其自性矣；性之愛惡，與天地之愛惡一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字解〕遠：去聲。命：怠慢也。

〔節解〕賢莫過於性，不善莫過於慾。本然之性乃純善無惡，落於後天，

遂受氣拘物蔽矣。然或有知其性善者，而不能舉之主身，縱舉性而不能消慾，則天理仍未純全，是怠慢性天也。故無真知之人即不能真行，心無果決，幽柔寡斷，見不善之慾而不能退去，縱退亦不能離遠，慾仍能乘隙而入，則過莫大焉。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字解】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

【節解】人身之所以招災惹禍者，心慾也。性之所好，心慾必惡之；性之所惡，心慾必好之。如不抱定決心，徹底剷除心慾，則是謂拂仁人之性矣。仁人者，身中性天也，拂我性天即逆天矣！逆天之行，必受天災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字解】忠：盡己也。信：無偽也。驕：矜高也。泰：侈肆也。

【節解】道由身內而覓，無不圓通。君子者，指性而言，性中本具五常，率性五常而作即曰道。以道教人，必忠必信，則得人心矣。違此則萌驕泰之意，如樹偏影斜，安望得其人心哉。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

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字解】恒：胡登反。疾：迅也。舒：足也。恒：常也。

【節解】故古之成德君子，內聖之功具足，由內推外，實踐外王之道，化人人各盡天職，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從身內言，國無遊民者，我一身之國大治，百體盡職，性天磊落，其道不窮也。朝無幸位者，一身之國，性君垂拱而治，消內清平，念不熾、慾不萌，君聖臣賢，安有幸位之慾念乎！如是則精神所耗寡矣。不奪農時者，性天發揚，不宜以慾念而阻自性發揚之時也。既不阻時，則臻至理疾矣。量入爲出者，量我之德，盡性能事，以化萬民，化萬民覺性，性舒心足，則身立道矣。如是，則先天證果，必由後天四項入徑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字解】見前。

【節解】仁人君子，以真功實善而發揚我菩提之身。不仁者，以四大假合之身，鈎心鬪角而求有爲之財，仁者真功實善之財，萬古長昭。不仁者，有爲之財，則身在財在，人歿則財魔隨之耳。何勝浩嘆！世人何不識真偽歟。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字解】府庫：存財之所也。

【節解】民本風中之草，順其風性耳。如在上者，性體圓明，博愛萬民，則下未有不好義以忠其上者。民心者，天心也。得民心，則天心效順矣！故爲民上者，存天地大仁以恒久不變，則下者好義、忠上之心安得不終乎。民心歸，府庫之財雖曰國有，實民有也。如是，一國安有不富強康樂乎。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字解】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斂：聚斂也。

【節解】爲民上者，盡性知天，既知天則知民矣。以仁化民，以義導民，

寧捨己利而不傷民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使民覺性，各盡性中之能事，治國以仁爲體，使民以義爲利，安得不望其治哉。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字解】長：上聲。務：專辦也。彼：指民上也，長者萬民之長。

【節解】夫天授大任於萬民之長者，上帝授命於一人，乃使一人而化萬民，各盡其道也。如上不以此爲教民之本，利慾薰心，專事財貨，雖爲萬民之一猶不足，況爲萬民之長上者乎！此爲萬民之小人矣。如使其治國，天災、人禍必頻至矣！如桀紂焉。雖有忠者善者匡扶，亦無如之何矣！此所謂治國之道，化萬民各盡其性，唯一之良策也。盡性而後，則以仁居心，以義爲利矣。

總論

大學一書，乃致大同之道也。由何點見來，現在浩劫瀰漫，黎民倒懸，究

其劫源，皆係蒙蔽己性，利用己情耳。久之則己性益塞，氣質日深，嗜慾日甚，將天地生我之大用，己身應盡之天職，盡置於腦後矣。故心爲大同之先覺，心爲浩劫之淵源。噫嘻！心乃造劫、弭劫之樞紐耳。致大同之心，乃天賦明德之道心也；造浩劫之心，乃物慾所染之血心也。此二心原有辯焉！人人皆具明德真性，賦自理域，純善無惡者，在我運於一身，活潑自如，然明德之道心，在先天白玉無瑕，着氣象，遂爲四相所糾紛，物交物引之基已矣。本通天徹地之心，遂化爲後天此心也。聖人立教主要地點在何？不外令人由後天物慾之血心格除，以復回先天純然之道心而已。人人此心以復，世界大同立現，所以欲趨大同境界，非人人遵從聖經之道不可。前賢註解不乏其人，皆言簡理明，吾心深佩。然有美中不足者，不尙篤行也。許知聖人立教，垂書萬古，非令後世作富貴之憑藉，功名之階梯也。乃化人人覺性，個個覓心，以期止於至善，共臻於至理，此其聖人之本心也。吾有見於此，故不揣駑鈍，淺言註解，詞簡易明，無論何節何句，皆不離性、心、身三字，此其根本解決。如性、心、身分歧則爲凡夫，性、心、身合一則即曰聖人，而所專重者，在力行二字耳。行之以力，至誠不息，聖域賢關，人人可登，至於如何入德？性、心、身如何融合？前已註之詳矣！無容重贅，願天下同胞，將以迴光返照歟。

中庸淺言新註

自序

中庸一書，乃不偏不易之道也。人人終朝由之，而弗能達於至善之地，此所謂失其本矣。夫中者天之理、地之樞、人之主也。故天無中理，則星斗錯亂，四季失序；地無中樞，則山崩海涸，萬物失常；人無中主，則心意無束，四相失度。故天、地、人必先各得其真理而後立焉。人列三才之一，爲萬物之靈，立天地之中，通四端，兼萬善，此所以得其真理也。苟失真理，此形雖存，此理則亡矣。降及末運，人心不古，世風頹敗。追其因，係五倫不重，八德弗振所致。故 皇天震怒，頻仍諸劫，以警愚頑，復垂聖道，匡正人心，整飭倫常，道劫之所以並降，

上帝妙用大哉！劫警愚頑，期其心歸善，以達賢關；道渡群真，期其心歸理，以造聖域。嗟乎！

上帝妙用正其宏慈耳。世人弗識，何勝浩嘆！斯時也，萬路弗通，惟一金線，捨金線而弗蹈，則自罹浩劫矣。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良不誣也。然聖人教民之道，原無矜奇，即在日用倫常間。是以不偏之謂中者，即無過與不及。執其兩端，用其中也；不易之謂庸者，即一定而不可移，日常應用之定理也。定理者何？乃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婦和順、兄友弟恭、交友以信而已，此不易日常應用之真道，復何難

哉！曰：言則易而行則難矣！聖人無大過人者，不過擇乎中庸，朝斯夕斯，念茲在茲，力行不怠，此所以爲聖人也。明知中庸之道爲無上大法，言則有餘，而行則不篤，此所以爲凡夫也。聖、凡之殊即在此點，我因有見於此，極表反對空談而弗行者，所以欲挽此浩劫，扶此狂瀾，別無奇方以營時急，惟有淺言解註中庸作根本解決，以期人人信守奉行，人心化轉，則天心效順矣。所以希聖希賢者，己心也；隨波逐浪趨於下流者，己心也；弭浩劫於無形者，己心也；釀劫於彌漫者，己心也；心之主權大矣哉！惟望億兆同胞，深識吾言而實踐之，則吾所註淺言中庸，庶幾於社會人心有所補益云爾。

歲在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歲次丁亥

孚佑帝君序於西京乾元堂

中庸之我見

中不偏，庸不易；子程子言之詳矣！中者大中之性，不易謂其常而不變也。然不易至性，默藏我身，人人有而不知其有，乃以血心主身而陷性於萬劫矣。斯時也，如能覺察血心之非，幡然覺悟，恪奉格致之道，矢志作去，則不易之眞性復明，而我一身有良主矣。如是，則可代天地以化育，與天地共參贊也。故聖人立教，以日用倫常爲立身之本，格致之道爲見性之基，是以中庸大道，不尙矜奇，本係平庸。抱我大中正之眞性，發乎至誠，將忠孝節義無過、無不及，完全作到，則人道全備，人道全備，而天

道有階可升矣。所以欲修天道者，必由人道爲始，人道、天道一也，世人豈可誤解乎。或問曰：一而已矣，何有天人之別？吾曰：在力行中庸之道時爲人道，全乎中庸之道，則即爲天道矣。

中庸之定義

中庸定義者何？尙篤行也，行之不篤，乃信之未堅矣。觀中庸一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是以首章先令人明瞭天之明令於我者是何物？曰性。性具五德，率而行之，實現於外，盡其美善，則凝至道矣。故聖人覺性，凡夫迷性；聖凡之分，在覺、迷之別，聖者先覺者也。將自性能事不遺盡備，書於中庸，垂法萬世。蓋中庸所載，皆孔聖當年之實學也。故人能奉中庸之道而作，一者，爲聖教之實踐人。二者，亦即我自性之實踐人也。力行聖人之中庸，正所以盡自性之能事矣。故先覺者，覺自性也，曰道立教；後覺者，受先覺之覺啓自性也，曰修道受教。是以初入德者，未覺其性，乃修聖人之道，受聖人之教，及覺自性，乃修自性之道，受自性之教也。故我定義主要不尙空談，而重力行，始終不渝焉。

中庸之源流

朱熹先生序曰：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誠然。蓋人人各有一部中庸，身中藏之久矣。從寅會生人，以至於今，凡爲人者

，莫不皆有。噫嘻！落於後天，受氣拘物蔽，則有而不知其有矣。吾謂：此部中庸即人人身中所藏之中庸，聖人能將己身所密藏之中庸啓封質人，以教萬世，化人人各將身中密藏之中庸啓封，行諸於世，盡其全道以呈獻於天矣。嗚呼！此鑰聖人受之於天，以啓萬民之鎖，令各探討己身之中庸也。由是觀之，其中庸源流，必發自於天矣。

中庸淺言新註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字解〕天：乃理天也。命：猶令也。性者理化萬殊之一也。率：循也。道：乃自性中所具五常之道也。修：乃盡性之能事也。教者化也。

〔節解〕道自理天所出，佛心普渡萬緣，自性大源賦自理天也。天者，非氣象之天，乃真空至靜無極理天也。在天未命於我之前曰理，既命於我之後曰性耳，理與性無別也。性本至靜，萬物皆備，五常具焉，落後天遂蔽其真矣。如悟之覺之，克念除慾，復性本來面目，率性中所具之五常而實踐之，則入世曰人道，人道大備，出世則自合天道矣。然覺性、率性初入德時乃受聖人之教，及至覺性後，率性時，即受自性之自教矣。或問曰：此何理？吾曰：人自性中各具一部中庸。聖人先覺探討自性之中庸，以盡其能事，載諸書面，以啓人人自性之中庸也。故修自性之中庸，乃初受聖人中庸之啓示，及自性圓明後，仍須力行自性之中庸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字解】離：去聲。須臾者頃刻之間也。睹：視也。聞：聽也。

【節解】所謂道者，即性中所具五常之德也。身離五常之德，則心性相悖，心與性悖，則蔽其真矣；是以不可須臾離也。離五德則無道，無道即無倫常，無倫常者，人道尚不能容，況天道益深嚴乎！是以覺性、率性爲人生當前惟一要務，不宜忽作忽輟，以自甘墮落也。應以虛無之性，自耕自耨，戰兢自持，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原性無瑕，則與真理可通耳。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者，非懼人睹也，懼理睹也；恐懼乎其所不聞者，非懼人聞也，懼理聞也。君子所修者，理也。所戒慎恐懼者亦理也；小人所戒慎恐懼者，人睹人聞也，而不戒慎恐懼理睹、理聞焉，君子小人由此辨矣。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字解】見：音現，表現也。隱：暗處也。顯：昭著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節解】性落後天，被氣拘物蔽而失權衡，主自心台焉。心者，念善念惡，念一起則流浪四播，如湍水之中，驟激微石，則水紋波波羅羅，層層外出，達至四週之極而後已焉。心者，湍水中之微石也，一念善一念惡，莫不波羅外現，天地鬼神悉共鑒之。隱微者，心

物欲動未動之間也。見顯者，波羅四週之寬大也。是故，修性之君子所慎者，心物欲動未動之間也。所懼者，心浪見顯，波羅四週之寬大也。嗟乎！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初入德時立志於隱念，而後修其至德，以凝至道，化民教民，功同天齊，見於兩大，其所見於道者，莫不始於隱念之立志也；愚人之所以為愚人者，其初入德時失志於微念，而後逐波逐浪，趨於下流，心物之發，身物之行，疊罪如山，變愚人而為惡人矣。其所顯其惡者，莫不始於微念之立志也。是故君子慎其獨者，乃慎隱隱微微心念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字解】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節：即節度也。

【節解】無極一動，生出太極，太極判分兩儀，兩儀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卦變化而生萬事萬物。追本探源，係無中生有焉。喜怒哀樂即兩儀四相之比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曰身中無極；喜怒哀樂既發之後，曰身中太極也；未發之前，曰大中，性也；既發之後，曰變象，情也。故修道者必須克情復性，自性與理無殊。天之所喜者，喜善也；天之所怒者，怒惡也；天之所哀者，哀群生迷性也；天之所樂者，樂群生修道以覺自性，歸根還本源也。我自

性之喜怒哀樂與天相同，則無不中節矣。所以中者，天之理、地之樞、人之主也。自性所發，喜怒哀樂皆合天地之中理，則內含太和矣。抱此道以啓群性之迷，則我一身即天下之大本也。試觀未運浩劫，厲氣彌空，皆人人失其中和之道所致焉。我抱性中之太和，匡正人心，以期化轉未運之厲氣，易風移俗，復轉古風，達性中太和於天下，猶春風靄靄，所到之處，動植潑，均沾恩沾惠。此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字解】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

【節解】此一節，乃將我性天中和之道推廣行遠，以造乎其極之徵驗也。

故先將我已身之天地正其位，己身之萬物遂其育，則己身中之天地遂蹈中履和矣。然已蹈中履和，何能化轉乾坤之厲氣？宇宙之殺機？必須極力將我性天中和之道推廣行遠，使人人身中天地各正其位，人人身中萬物各遂其育，則整個之大天地豈不轉災殺爲吉祥乎。蓋群生身中天地萬物與整個之大天地、大萬物一體連貫焉。群生身中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位育，則整個天地萬物安能不得其位育乎，蓋其返求諸身也。

【總論】中庸一書，首言天命之謂性。何謂天命？天者理天，命者一理散

萬殊，賦於人人身中，故曰命。由是觀之，理乃性之大源也。在未賦性於人前，乃真空至理，無在無不在。大無不包，微無不入，渾渾噩噩，圓陀自如也。既賦性於人後，散則支配全體，聚則歸於微渺。然人但知性之用，曰知覺運動，及其性之體何在？則即弗知，此人人迷本之故也，天之所命，至善純潔之性，寄托人身何處？必須得聞至道之人方知。或問曰：至道何處覓也？吾應曰：至道已降塵寰，普渡大開，希各善男信女迅訪速求，勿失良辰焉！至道者何？曰修性也，修性歸理曰聖，由性入情曰凡，故聖人先知一身自性之所在地，復達於知覺運動週身之用，由己身小無極而通大無極矣。是以聖人所注者慎獨，慎獨者何？即畏身中之小無極也。由這一點看來，人須先修至德以凝至道，則聖域賢關咫尺眼前矣。故聖人以至道化民，先使人人明曉性源之所在，曰係自理天而賦，然後教之以格、致、誠、正功夫，將自性復初，率我自性能事實踐於外，此乃聖人化行俗美之道也。是以中庸首節曰天命、曰性、曰道、曰教，經旨奧意，已言盡無遺矣！其下係其用也。乃言欲明曉性之大源，性之所具，首先戒慎恐懼。戒慎者何？慎己所獨知之地也。恐懼者何？懼己心流浪播四週也。由是觀之，我之一身即天地之大本，我之一心即天地之中耳。能進行到此步功夫，身中之至道是不可須與離也。以我自性之

中和正氣，以化轉天地之厲氣，由我一身外推，盡性之所知，發性之所能，以化人人咸令覓其自性也。如人人身中天地得位，人人身中萬物得育，則整個大乾坤可不整而安矣。何也？天地者，人人之逆旅也。群性之自天亦即無極真空之天也，群性自天各得其位育，則乾坤安得不效順乎。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字解】中者不偏之謂。庸者不易之謂。王蕭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忌者禁也。憚者懼也。

【節解】中庸二字，前註已詳矣！無容重述焉。君子覺性，故行中庸之道；小人迷性，故反中庸之道也。我本五德悉備，念念在我性中，君子而時中者，不偏之中，不易之庸，朝省夕惕，營營在抱也。若夫小人則非然，任四相以放縱，馳心意而無束，自認作事嚴密，謂人弗知，是以先自欺而後欺人，故無所忌憚以縱慾也。結果氣象之質，陷自性於萬劫矣！良可嘆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字解】鮮：上聲，下同。鮮者少也。

【節解】溯自青陽時代，萬民迷性未深，其心渾渾，其身樸樸，自性靈明，邪慾遁跡，斯時也，人心猶存無極之真理焉。降及紅陽，人心漸放，殺機頻動。故聖賢奉天承運，創始文化，提倡道德，治人倫修禮樂，人道遂稱大備。故將乾坤萬物之中庸載諸於書，以啓人人自性之中庸也。在斯時，人人雖不能盡其中庸全道，而悖乎中庸之大體者尙鮮。降及白陽，人心奸詐，利慾薰蒙，頹風厲氣，彌漫乾坤。雖人人各具無上之靈性，密藏至尊之中庸，而鮮有探討者也。故聖人此言，預知白陽時代，人心無恒，鮮有遵乎自性之中庸，而實踐於外者。是以聖人預知白陽之氣象，因而感嘆焉！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字解】知者之知去聲。

【節解】難乎！中庸之道，至聖深知內弊焉。聖人所謂知者過之，此知非指復良知之人，乃指認氣爲理之人也。雖自己執氣質之知，而理想認爲已復良知矣。然既復其良知，性之所發，皆不偏之中，不

易之庸也，又安能過之乎！故過者猶不及也。及其愚者，自性濃染，氣慾勃勃，自身五恩尚不能報答，何能覺自性以行道也？道之不明，至聖深曉內弊焉。自己居賢之人，與前邊認氣爲理之人，大同小異。而不肖與愚者，內中少有分殊；不肖者，氣慾蒙之尚淺，易於格除，而愚者，氣慾固蔽深矣。如能立無畏大志，始終不渝，以覺自性，亦可以說以前種種，如同昨日死；以後種種，如同今日生也。然至聖既稱知者、賢者，而知者、賢者，下邊加一過字，由過字上注目，即非真知、真賢也。我敢大膽加句斷語：知者過之，賢者過之；乃與愚者不及，不肖者不及同也。希各注意此點爲要焉。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

〔字解〕見前。

〔節解〕

天生一民必具一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不過迷悟之分，即聖凡之別。吾問世人曰：一身知覺運動誰之力也？世人必對曰：一氣運之耳。不但不覺自性，猶未知身中有自性也。猶人莫不飲食，而鮮有知其飲食之理者。夫飲者水也，飲水必須思源，水尚有源流，而支配我身者豈無源流乎！身之支配源流，性也；性之源流，理也。覓一身之源流，曰覺自性；追性之源流，曰知理。知理而後真知真行，則自臻於道矣。由飲水之微事可以悟出理性之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五恩者天、地、君、親、師恩也。）

大源，食物必須思本，如黍、穀類，其生長繁殖之源何在？在其初植之粒種裏。一粒植地，萬粒生焉。人類之繁殖恒河沙數，化育無窮，究其源，在一理也。故一理而分萬性，萬性分賦萬民。是以覺性、盡性備，其中庸全道可臻至理焉。換而言之，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飲食之原理也。聖人以日常飲食之細事，內寓奧理，以期人人窮究飲食之原理而漸窮性理之大源也。循循善誘，引人入聖之苦心由此可見矣。

【字解】 夫：音扶。

【節解】 夫子在列國時代，一車兩馬，周遊列國，講道德說仁義，樸樸風塵四十餘載，力竭聲嘶，鞠躬盡瘁。而當時諸侯利慾薰蒙，不尙孔子內聖外王之道，惟以強兵利國之心爲抱。夫子見大道不能行諸於世乃回魯焉。刪詩書訂禮樂，秉天地至公作春秋，以權行天子事，而亂臣賊子懼焉。道其不行矣夫，此一句乃孔聖萬難之語，不得已之詞也。吾註至此，如親聆其衷腸，如親聞其聖嘆，不由我心戚戚然，柔腸一轉，爲天下蒼生不禁潸潸淚落也。嗟乎！聖人憫世之心苦矣，芸芸衆生，誰識聖意哉！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字解】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察：考察。揚：稱揚。兩端：乃兩頭。邇：近也。

【節解】大哉舜乎！孝弟兼全，仁德具備，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可以舜作模範也。然舜之聖德如此偉大，其性蓋與我同，而舜之所以為舜者，乃克念作聖，畢露天真，發揚自性之廣大以求至乎其極。舜之所以好問者，蓋與天同；天者，至虛至靈，人抱謙德，則受益無窮矣。而好察邇言者，凡世俗之淺言俚語，內中皆密真理，不以淺近俚語而弗考察，然入聖之徑乃由淺入深者也。隱惡而揚善者，天道似乎順人情也。人皆喜美譽，惡逆言，隱其惡而弗諫，則悛改無期矣。揚其善而心喜，其善即止於此而不益耶。舜之所以隱惡揚善，雖曰順乎人情，以吾觀之，正戒世矣。我雖與彼隱惡，而作惡者應知悔；我雖與彼揚善，而作善者應知懼，此何理也？曰：人作善作惡，天公不言不語，希惡者知悔，善者益修，此其天公之本意矣。及其惡者不知悔，而惡盈不得不罰；善士益加修，而功圓安得不賞乎？舜之所以隱惡揚善之意，正與天公一體焉。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大中至正之道也。試觀春風

到處，萬物發萌；商飈起時，萬物殄滅，此乃天地至公之定理也。聖人以道化民，曰執中，中與公，其意乃一而二，二而一也。聖人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正與天地之大公一也。教民有道，施民以德，萬民受德而知其大德。立之以法，司之以法，而萬民守法而不越法。噫！蓋舜即天也，舜之行與天殊無二焉。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字解】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

【節解】痛哉！聖人之言也。人人各具圓明之性，落於氣象，被世俗一切薰陶冶染，遂認逆旅為家鄉，執血心為吾主矣。而猶恃聰明自謂予知，豈知已將具體之性，驅於罟、獲、陷阱之中而已猶未知也。人人皆自謂聰明，擇乎中庸，期月尚不能自守，況恒久乎。由是觀之，世人自恃聰明者，鈎心鬪角，爭名奪利，為己聰明也，如是愈聰明則自性愈迷深矣。若夫人大聰明者，修自性，以期光明磊落；養浩然以期充塞兩大，此謂先天之真聰明矣。蓋中庸者，終身不可須臾離之道也。擇乎其一，期月尚不能自守，安得謂

知乎。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字解】回：孔子弟子，名顏淵。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若也。膺：胸也。

【節解】復聖擇乎中庸，得一善者，非擇乎中庸之一也。所謂一善得而萬善備，了一而萬善矣。復聖受至聖心法，明徹萬事萬物，以一貫之至理，擇乎中庸之道者，正盡中庸之全道也。是以拳拳服膺，念茲在茲，而戒慎恐懼焉。夫一善之一者，深而解之，一即無極別名，無極本無一字，至虛至靈，此一字不過強名之。復聖明徹天地萬物不出一理，事事物物以一貫之，一善者，即一理，由一理而兼萬善也。蓋中庸之首章已盡其詳，萬善之融合曰道，道乃一理之用。復聖悟徹至道，知一仍是有象，未造極峯，須了一，始能臻於至理，復聖樂道，蓋明洞一之歸宿，所以為樂也，此係從天道來論。然力行中庸之道者，初步入手，能以擇乎中庸一章，力行不怠，由人道而邁進天道亦甚可嘉焉。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字解】

均：平治也，即平人心以平治國也。爵：係官爵。祿：係俸祿。辭：乃不受也。刃：係刀刃。蹈：踏也。

【節解】

大哉！中庸之道有難易之別。何難之有？性天未復，根本未決，欲行中庸之道則難矣。何易之有？用以格致之功，自性圓明，力行中庸之道則易矣。然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聖人所言此三事善則善矣！然未造聖功至極而偏於一隅也。聖人自性圓明，守乎中庸之道，則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此三事適於中理，可不勉而行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然聖人所行，乃大知、大仁、大勇焉。故至聖相魯三月而魯國大治，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此非天下國家可均乎！此非聖人之大仁乎！至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此非爵祿可辭乎！此非聖人之大知乎。至聖樸樸風塵，周遊列國，講道德、說仁義，四十餘載而屢被人辱，削跡伐檀，陳蔡絕糧而悲天憫世之心絲毫不減，愈挫愈銳，此非白刃可蹈乎！此非聖人之大勇乎！然聖人內聖之工具足，三事可不勉而中，如內聖之功未足者，縱勉強行此三事，亦未見其全道也。總之，千言萬語，復性爲始，性復而後，萬事萬物無不合中矣。噫！中庸之難易者，在性之覺與迷耳。

子路問「強」。

【字解】子路：乃孔子弟子仲由也。強：作勇解。

【節解】子路未得聖門心法，氣質未掃盡，真理未窮極。然子路之好勇，固非性中之大勇，而勇於道，勇於學，其勇已近之矣。如其私慾淨盡，天理流行；明察善惡，報應不爽；賞罰禍福，有昭有隱，此天之大知，而我亦如之；長養萬物，功不自居，此天之大仁，而我亦如之；善者魔之，惡者順之，結果善足以揚名，惡盈以誅身，誅身續以誅性，遂墜萬劫矣。善者多魔，皇天亦無絲毫之寬貸，如關、岳精忠，天公逆之魔之，結果道成天上，名留人間。惡者多利，皇天亦無絲毫之寬貸，如操、莽奸宄，天公縱之順之，結果誅身誅性，以陷於萬劫矣。天公若瞶若聾，終結善惡，各得其果，此天公之大勇也，而我亦如之。人如能復性天之光明，與天合一，知仁勇係理中所發，安得不廣大者乎。蓋至聖之知仁勇與天公之知仁勇合而為一焉。子路，聖門之大賢也，不過知仁勇未若至聖之造極，然亦相距不遠矣。總言復性為體，則一切不勉而中矣。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字解】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節解】性中之強，本無分南北也。蓋至聖因才設教，以指南北。然南者，先天八卦之乾也；北者，先天八卦之坤也。乾坤之強亦即性中之強，不過換湯不換藥耳。如窮理盡性，則無分於南北之畛域矣。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字解】寬：量廣也。柔：和順也。報：往復也。

【節解】南北者，在先天八卦即乾坤之正體也。寬柔以教，謂含導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此乃大仁大量，與性中之能事復有何殊？換言之，此即性中之真強也。自性由先天落後天，則先天乾坤變為後天坎離矣。故欲復回先天乾坤必須抽坎添離，抽坎添離當用何功？即大學格致之功是也。至聖言南北之強，非有南北之畛域，其南北者，內寓乾坤之真強也。人能復其先天乾坤正體，則何分南北乎？聖人所言，深者見深，淺者見淺，在人學識之造詣矣。如若強分南北，則至聖係北方人，何具南方之君子強乎？以此推之，非有畛域之別，乃至聖因才設教，因人而制宜焉。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字解】衽：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厭：悔也。

【節解】前節註之已詳，無須重述矣。蓋先天乾坤之大強，不分南北，惟復性者能之。如衽金革，死而不厭，誠忠勇烈士之爲。然聖人之衽金革，死而不厭者則與此不同也。不同之處何在？聖人以至道爲己身金革，方方闡道，處處施教，以至道戰敗萬民私慾，縱道運不興，盡我天職，死亦得其正命也。此乃性中之大強，正先天乾坤之所獨具，人能復性，即由坎離變爲乾坤，由乾坤仍歸無極，以造其極而已焉。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
強哉矯！」**

【字解】流者動也。矯：強貌。倚：偏著也。塞：未達也。

【節解】此節相承前義。君子覺性，以復先天乾坤之強，處中和而心不倚，內方外圓，和光以混俗世也。是以視名利若網，觀富貴如雲，不以俗冗糾紛而遷搖自性也。中立而不倚者，我性本大中正，無絲毫之偏倚，致其良知，立身行道，以順天執天也。國有道，如舜之相堯，禹之相舜，秉天地之至公，以道化民啓民自性；以教施民使盡倫常。如國無道，如殷之三仁，微子、比干、箕子忠

心耿耿，至死不變初志。然此數項，非窮理盡性，復轉先天之強之人不能力行至此。人須識性爲本，盡性則知天矣。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字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索求也。怪：奇也。述：傳遞也。

【節解】性本磊落，一塵不染，潔若蓮，白似玉，安有隱僻詭異之舉動。聖人負先覺覺後覺之偉任，作萬世之導師，皇天降衷之真性，雖落氣象之體，真性爲之一蔽。然聖人覺之，毅然用格致之功，將氣秉物慾格除無餘，自性圓明光潤，與真空至理合爲一片。順天之道，執天之行，以覺後覺，使自覺也。至於隱僻詭異之行，乃人心所萌生。聖人自性磊落，安用人心所爲，仍化隱僻詭異之人心歸於聖化。此聖人所以關人人心，覺人道心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字解】遵者順從也。途：道也。廢者棄也。已：止也。

【節解】真知始能真行，誠然。聖人與凡夫無他異點，惟在真知真行，僞知僞行之分別。世俗之人皆知五常之德爲盡善盡美之大道，所以不能力行者，咎在知之未真也。聖人覺性，知性大源係由理賦。理者真理也，真明其理，必具真實力行，故首用格致誠正之功，

自渡自性。率性中五德，朝省夕惕，孳孳前邁，視聽言動皆範以禮，處世適中，人相我相，蕩然清掃，一視同仁，以天地之心爲心，蒼生之迷爲憂，故至聖一車兩馬周遊列國，講道德說仁義，愈挫愈銳，心堅鐵石，抱老安少懷之大同目的，樸樸風塵四十餘年，非眞行而何？所謂半途而廢者，乃心無眞知，故行無眞行，縱行之，亦不免半途而廢矣。聖人具眞知，踐眞行，安能半途而廢乎！此聖人所以警世也。凡遵道而行者，皆不能半途而廢也；凡半途而廢者，皆不能遵道而行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字解】遯：不求人也。唯：獨也。

【節解】力行中庸之道，本不求人知焉。如爲人君者止於仁，此仁乃爲人君者天職，盡其天職，何求人知；爲人臣者止於敬，此敬乃爲人臣之天職，何求人知；其下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亦然。汝盡天職者，乃自修自性以求造乎其極而臻於至理矣。既係自修，人之知與不知，與我何礙。故至聖在當世力行天道時，非希其後世遵我爲聖也，自覺不過盡天職耳。夫子達至德以凝至道，德尊道大，而天下後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

君子之道，費而隱。

【字解】費：符未反。費者用之廣也。隱者僻之微也。

【節解】君子之道費而隱，蓋與天道費隱一也。道生天地，道育萬物，天地萬物數盡，仍歸於道。道復生之，循環週流不息也。天道本自然之運，大則彌綸六合，小則退藏芥子。費則普傳，隱則單傳。

人身自有天道，曰性。費而隱，聖凡有辨焉！聖人以道包身，曰費；凡夫以身包道，曰隱。曰：同係一人，何有費隱之判歟？在覺性迷性之析也。降及末運，皇天開恩，垂至道於人間，匡正人心，整飭倫常，以期愚希賢，賢希聖，聖臻於理，抱老安少懷大同目的，願有緣佛子，識破塵緣虛幻，早悟天道修真，捷足登岸，指破身中天道，了除身心萬緣。以天心印我之心，心心相印，復初自性，與理合一，真空前未有之良期也。願佛性不昧之士，

不尊之師之，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也。縱一世不見知於世人而亦毫無悔意，此謂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此君子即聖人也。如空求人知，則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交國人之信則非真矣！乃沽名也，曰：有失天地之心矣。天地長養萬物，鬼神賞善罰惡，何嘗求人知也。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群性之性爲性，與天地同體，不見知於世人，而後人自仰其聖德也。

曷興乎來！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字解】與：去聲。憾：恨也。語：說也。載者裝載。破者破開。

【節解】性自理賦，人人皆具，縱夫婦之愚，性與至聖無異。愚者非性愚也，性本皓亮，何有聖愚之別？愚者乃受後天傳染所蔽則愚矣。如夫婦之愚，能從格致之功入手，性復則不分聖凡。及其理中大化，無窮變象，聖人或有所不曉之處歟？吾曰：非然。何知其非然也？聖人與天一體，性理合一，頭頭是道，方方圓通，何有不知之理哉！聖人所謂不知者，鼓勵當世後世之人也。人人理想中皆曰聖人者，生而知之者也，凡子安可及聖哉！聖人恐人人具此理想，畫繩自阻，故極力破除天生聖人之疑案，以期人人皆可造聖域也。至於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由此觀之，聖人所知，亦不多於夫婦之愚之所知。不過聖人所知，乃發揚自性也；夫婦之愚所知，乃固蔽自性也。愚夫

婦如能依照格致之功，躬行實踐，則亦可以希聖矣。試將皇極之皇字拆看乃白王也，由此推之，此皇非皇帝之指，乃指聖人焉。以其聖人復其性王之白，盡性王之能事，故曰素王。是以人人皆有希聖之資而惜無希聖之行也。古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信然。及其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此句與前大同小異，言聖人所能，夫婦之愚非不能也，在行之力與不力之殊耳。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之語，至聖亦鼓勵當世後世之人也。謂聖人非天生即聖人，乃人立志以希聖也。極其聖德之大，如天覆地載，長養萬物而功不自居，其德大極矣。而人猶有所憾，況未修其至德者乎！君子者，指聖人之德如天，而尙未能盡如人願，故人猶有所憾。雖人有所憾，但聖人如滄海之量，無細流之不納也。語大者，言天地未生，天地在道，道之廣大，故天下莫能載焉。語小者，言天地既生，道在天地，理之微渺，故天下莫能破焉。

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字解】詩經大雅旱麓篇。鳶：余專反。鳶：鷗類。戾：至也。淵：深水也。察：明著也。

【節解】此節乃言道之費隱，理之彌藏也。天地未生，天地在道；天地既

生，道在天地。道脈源淵有費有隱，自羲皇一畫開天，道宗嫡脈，歷代君王遂繼承焉。至列國時代，孔子繼往開來，總集大成，道宗嫡脈，師儒遂繼承焉。以上皆單傳獨授，道所以為隱也。時屆三期，皇天開恩，道降庶民，婦人孺子咸能得其至道，道所以為費也。道費，如鳶飛戾天，顯明昭著；道隱，似魚躍於淵，莫可窺跡。理之彌藏，與道之費隱一也。言其上下察者，言道之費，理之彌，四方上下無不昭著。道之隱，理之藏，瞻前忽後，莫可測度，猶神龍變化，天淵兩在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字解】造端：開始也。餘見前。

【節解】此節緊承上意而言。君子之道，開始即在夫婦之愚，所知所能之日用倫常上。及其漸覺自性，性復圓明，推廣行遠，以實現親民之道。造乎其極，則臻至理矣。故窮理大源則明察天地萬物，莫非皆道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字解】見前。

【節解】大哉！聖人之言乎。夫道者，理也。理賦人身曰性，性主百體曰心，人人各具一性，大道何嘗遠人哉！所謂遠人者，乃人失五常

之德，自遠道也，非道遠人也。所謂修天道者，須由人道始焉，人道備則離天道不遠矣，故行天道以遠人道，則不可以為天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字解】

詩經豳風伐柯篇。睨：研計反，斜視也。柯：斧柄。則：法也。

【節解】

此聖人引詩以戒人也。伐柯伐柯者，深而言之，即剷欲也。自己

剷欲，離道即不遠。及其入道，漸以覺性，抱性中五德，推廣行遠，以實踐親民之功，而克伐萬民之心慾也。以我自性戰敗萬民心慾後，則天道之行，天下為公矣。如不由一身作起，而空睨視萬民，欲使萬民各復其性，則已猶離道甚遠，安望萬民以歸其道乎。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先須自己去消人心之偏，復回道心之正，始能治轉人心之偏，復回人人道心之正也。人人能將人心消除，則知止也；知其所止，則身有所循，心有所歸，而性有所安矣。性歸至靜，則臻於理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字解】

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也。

【節解】

忠恕，儒教宗旨也。盡己之心之為忠，推己及人之心之為恕。忠

者中心，己心居中，則不偏不倚，大中至正矣！如是圓明之性自流露焉。此係儒教內聖之功，恕者推己中心以及人也。天下士庶，性皆同胞，我所不願者加諸於人，其心願乎？曰不願也。須知人與我同耳，我與人亦無異也。如此則好惡秉公，即外王之用矣。自己中心立定，推恕於人，則天下士庶皆一視同仁耳。如此則有所感覺，何感覺之有？我以中心待人，人將返我以中心；我以仇視待人，則人將返我以仇視也。循環對待，絲毫不爽，故忠恕二字，乃人人日常應用不可須臾離之道也，離則倫常乖舛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字解】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庸：平常也。謹者小心翼翼也。胡：何也。慥慥：篤實貌。

【節解】子臣弟友，人倫之大端也。子者，天性之親，故為人子者，應思身從何來？性由何賦？先後雙孝，如何報答？不思報其雙孝，則

不足爲人矣！故孝者始以後天之孝入徑，後天之孝當何如也？奉親甘旨未足爲孝，克諧六親，順親之心，孝之大也。後天之孝盡備，以我孝親之心，普化天下之爲人子者，使各盡其孝親之道，如此之行，則謂之先天孝矣！猶大舜然。心存子道以事親，此謂後天孝也。及爲天子，化育萬民，此謂先天孝也。故後天之孝盡備，上天必畀以重任，使汝以行先天之孝。夫大舜乃爲人子事親之規範也。臣者，任國事以代君化民者也，故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是以君子尋常居官，未足爲忠，引君以道，忠之大也。如舜之事堯，禹之事舜，此爲人臣忠君之規範也。弟者，同父母，連枝葉。諺曰：世間難得者兄弟。弟者悌也，悌道者何？兄友弟恭而已矣。如王祥王覽焉，雖非一母，如同一身。覽扶祥難，祥體覽意，終以兄弟之悌道而化轉高堂慈心，萬古垂名，此爲兄弟之規範矣！兄弟如植之同枝，兄弟乖舛，猶同枝分矣；分則枝枯，合則葉榮，故處兄弟者，不可不鑒焉！友者人人皆友也，知心者爲友，虛宣者爲非友。故交益友，絕損友。聖人曰：無友不如己者。夫友道以信爲主體，我應先施以信，以結友心，彼此往來，信義重焉。夫交友交心不交身，故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小人之交，如膠如漆。淡淡如水者長，如膠似漆者暫。如劉關張，伯桃

角哀者，名雖兄弟實則友也，故義勉始終，信昭久有，此爲交友之規範矣。庸德庸言，乃指子臣弟友也，子臣弟友之道，雖係平庸之事。即平常人亦可言其子臣弟友之道，但持恆守者鮮矣。故於子臣弟友之道有不足者，應以自勉。如有餘力，應以子臣弟友之道啓示於人，作親民之外功，以盡天職。所謂有餘不敢盡者，雖已有餘力以盡心化衆，而實不敢稱盡心也，盡心乃我應盡之天職耳。故以上已行子臣弟友之道外，及有餘力，實現親民之道非空言也，主在力行耳，言顧行，行顧言，言行必須合一焉。故未成德之君子應以警惕而篤實力行也。至聖已盡其子臣弟友之道，自謂不能者，乃自覺猶未造乎其極也，其實夫子之子臣弟友之道，已盡其全而登峯備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字解】素猶現在也。

【節解】君子者，成德之君子也。既已曰成德，則身有所循，心有所歸，性有所安矣。何願有份外之心，份外之行乎？故君子思不出其位，乃守份安命，順時以聽天命也。是以份外之心者，妄也；份外之行，貪也。君子慎其心物於隱微，安有貪妄二字注心哉！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

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字解】難：去聲。患者憂心也。難者坑坎之徑也。賤非下流也，此賤作平民解。

【節解】君子隨遇而安，不與命相爭衡，如命中有富貴而處於富貴之位，則行乎富貴之事，非富而驕，非貴而奢。然則如何以行富貴之事？富扶人危，貴懷民困，此乃富貴之道也。須知天公授我以富貴者，乃使我借富貴以立身行道也。故素其富貴之位而不行乎富貴之道，則違天公之明命矣！違明命則必遭天罰，以陷於萬劫。故處富貴之位者應自警自惕，以盡其富貴之道也。命中貧賤者，非天之欲我貧賤，乃我因果之自取耳。故君子處於貧賤之位，不怨天不尤人，守份安命，順時聽天，貧以樂道，賤以怡性，不以貧賤介意，如復聖固窮，不改生平之樂也。夷狄者，禮教不著之邦也，我處夷狄之邦，以我性中所具五德實踐於外，化夷狄咸向王化，則我雖處夷狄，亦可借此以行道也。患難者，命運之所註定，非大德大道之人不能移焉。命舛而心善，則變舛為通矣；命通而心舛，則變通為舛矣。或問曰：聖人修至德以凝至道，何獨不能移陳蔡絕糧之危，削跡伐檀之辱乎？由是觀之，大德亦不能移

數也，我曰：非然。此正孔子之所以尊聖之處，天公之所以驗至聖之志也，非考無以見真，非魔無以見誠；考與魔者，正天公所以培栽也，與俗世患難大有懸殊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者，老子曰：吾之所以有大患者，惟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君子盡性知天，將世俗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切看淡，此身寄託於天地中，惟以立身行道，盡性中之能事，以群性之迷爲己憂；以道之不行，道之不明爲己慮。俗務枷鎖，安能羈絆我自性之圓明哉！故君子視富貴者，以道成天上，名留人間爲富貴也；君子視貧賤者，以道之不行，道之不明爲貧賤也；君子視夷狄者，非素夷狄之處爲夷狄也，素夷狄，心存禮義，化夷狄知禮義，而我亦如在華夏矣。處華夏而綱常掃地，禮教廢弛，雖處華夏亦如居夷狄之處也。所謂華夏夷狄者，非以地而分也，乃以綱常禮教而分矣。嗚呼！華夏綱常不振，禮教不興，則華夏夷狄何判焉？君子之視患難，非以己身遇逆境爲患難也；如今道德仁義，正在遭受患難之時，故君子以道德仁義之遭患難而引爲己身之患難，恨己身不能興道德仁義於天下，則己身患難不能解矣！至聖當年之周遊列國者，乃扶道德仁義之患難，亦即解除己身之患難也。噫！現在君子，正在不自得之時也，故君子盡自性之能事，以匡扶道德之患難，則己身始能變患難爲自得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字解】陵：平聲，陵辱也。援：攀也。尤：過也。

【節解】此節乃上下修身之道也。在上修身以覺自性，則何有陵下之事，自性圓明，則秉乎天地之至公，皆一視同仁也。在下者覺性盡性，只知教民化民爲我自性應盡之能事，則又何必援上也。故君子修己身，凡事向自性探討，何必求諸人乎！不求諸人者，非不好問人也，乃言格致之功，必須自修以覺自性，他人安能代我以作格致之功哉！覺自性則知自命矣。故君子知命，則不與自命爭衡。如是則不怨天之不公，不怨人之不平也，只盡天地生我之天職而已矣！餘事復何問哉！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字解】易：去聲。易有不易、變易、交易之別。此易作不易之理處。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所謂不當得而得者。

【節解】易者，不易之理也。不易之理，賦於人身即性焉。君子復性，居易不易之間以俟命也。俟命者，一曰知命；二曰了命。知命方能了

命，不知安能了哉！小人者，以後天氣象昧先天之性矣！不趨磊落坦途，反步荆棘暗徑，此血心用事也。故行險徼幸於一時，終被血心墜其身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鵠，反求諸其身。」

【字解】正：音征，畫布曰正。鵠：工毒反，棲皮曰鵠。

【節解】君子順天之道，執天之行，化萬民咸向王道而盡其天職也，雖懷此心，而造次顛沛生焉，猶至聖之絕糧陳蔡者是也。目的未達，寸心已盡，射不中鵠，如聖人之遭遇同焉。然自古佛魔相生，寸步不離也。但立志毅邁，至於成敗利鈍非我之所逆睹也。道之不行，道之不明，君子反求諸其身，總覺造次顛沛非天降也，我德未足自昭也。反求諸己，則性體明矣。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字解】辟：同譬。邇：近也。卑：低也。

【節解】道德經云：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凡天下之事，莫不由小及大焉。君子之道，猶行遠路，必自邇起焉；猶登高山，必由卑始焉。卑邇者，入德初徑也。故修道有四步聖功：一曰得道。二曰修道。三曰了道。四曰成道。安可得而紊乎；得道者，

邇也；成道者造極也，無得道安能成道哉！由漸而入，不可越級焉，願人人熟思之。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字解】詩經小雅棠棣篇。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安樂也。樂：音洛。鼓作彈解。琴瑟乃有絃之樂器也。翕：合也。孥：子孫也。

【節解】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之謂也。妻者身外近者也，立身行道，靡不先正其妻者。推道於妻，曰由邇及遠矣。陰陽和諧，如鼓瑟琴然，由宜室推及宜家，則兄弟怡怡，樂由心生，施於子孫莫不皆然。夫樂者樂道也，故欲宜其家先宜其室，宜室始能宜家焉。家齊而後，始能順天之道，執天之行，大化於一邦矣。故欲治其國者，應由齊家齊心入手焉。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字解】順者適心也。

【節解】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合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然順親心，正順天心也；故曾子養曾皙，養親志也；

曾元養曾子，養親身也。養志養身，此別何啻天淵。親志者，親之所欲也，此欲非心物之慾，乃樂善之欲也。親之樂善，則從其志；親之顛倒，則諫其行。故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是以順親心於樂善，正所以順天心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字解】

鬼：氣慾也。神非精神之謂也，故有精神者，未必然能復性也。精神用之不當，恐氣慾愈深矣！況復性乎！此神乃性之別名耳。

【節解】

鬼神者，非陰陽二氣之精也。此解誤矣！鬼神落陰陽，為德安能盛哉！然神者何也？人皆有神，即性之別稱耳。性即一身之真神，落於氣象，薰陶漸染則蔽矣。如透一線光明，自覺其非，修真神，復光明。故正直之謂神，安能被陰陽所範圍。鬼者，亦性之別稱，不過被後天氣拘物蔽，濃染深厚，猶乎雲霧之蔽青天，失其光明，故彎曲之謂鬼也。鬼神之別，在覺性與迷性之分，一人身中鬼神俱焉。克念，神也；罔念，鬼也。聖人言鬼神之為德者，神具五德，鬼亦具五德，不過在微顯之判焉。聖人衷腸，乃令後世人復性去慾也，如是天真畢露，純神無鬼矣。或問曰：既純神無鬼，聖人何言鬼神之為德乎？吾曰：非去鬼不能現神，無神之光明，何以顯出鬼之黑暗乎。聖人鬼神並稱之意，蓋為此也。

。我神與真理合一，大道大德安能不盛行於世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字解】遺者棄捨也。

【節解】上節乃言身中之自神，此節乃言虛無之真神。自神曰性，真神曰理，故真神至虛至靈，大無不包，微無不入，後天凡夫肉眼係形質也，形質受神支配，安可用形色之目以視虛無之神哉！此謂先後懸殊矣。形色之耳，只能聞得後天之聲，真神無聲，故聽之而弗聞焉。真神散分萬殊，凡是形色之體物，皆具其靈明也。體物如無虛無之性，則言語舉動誰與之焉？是以世間凡具體物者皆具靈性，非獨人爲然也。不過人秉其全，物秉其偏，此所以人爲萬物之靈之處矣。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字解】齊：則皆反。齊之爲言齋也，所以齋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

【節解】此聖人用神道以設教也。聖人以虛無真神，指破人人身中自神，人能覺其自神，則虛無真神遂起敬心矣！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齊明者，持心齋而性始圓明也。盛服乃誠於中、形於外之表現耳，以承祭祀者，乃我之自神與虛無真神結靈，真神受承，亦即我自神受承也。人人敬虛無真神，人人覺圓明自神，則洋洋乎，道風昭然，慈雲籠罩，祥雨盤桓，預兆大同之盛世矣。如是則虛無真神如其上，如其左右，上與左右皆連一層，簡言即在人人身中耳，人人安可不敬不畏乎。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字解】詩經大雅抑篇。度：待洛反，揣測也。射：音亦，詩作斲。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語辭。

【節解】虛無真神之格，必由我圓明自神之感耳。故自神抱誠抱虔則可驚天動神。神之玄妙，至靈至明；神之衷心，大慈大悲。暗濟人困人危，其顯其微，乃不可用人心之有爲以測度，欲測度何難？須以我之自神以揣度虛無真神也。射者厭也，虛無之神靈明所照，自神安敢生厭哉！厭則鬼至，誠則神濟，由是觀之，安可不去人心以覺自神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字解】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揜：藏也。

【節解】圓明之自神，微也；虛無之真神，顯也。由圓明之自神發揚廣大

，率五德以實踐親民之道，俟功德圓滿，則我之自神自與虛無真神相合也。然合者，非合而為一也，乃言虛無真神之能事而我自神亦能之，此謂相合。然欲臻至理，非實踐親民之道不可。親民者，化衆也，安可得而揜乎？然不實踐親民之道，誠難由微及顯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字解】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饗：受意也。

【節解】至聖所以極贊舜之大孝者，以其先後二孝，各盡其極也。順親心，養親身，舜之所以盡孝於後天父母也。相堯化民，啓萬民自性，咸使盡孝悌之道，舜之所以盡孝於先天 聖中也。大舜盡極先後雙孝，故夫子極贊其大孝焉。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上天明命，惟有德者任之。大舜修德，以造乎至德，故天降之以大任，為萬民父母，尊為天子也。所謂富有四海者，非以普天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富也，乃言舜之大德普及萬民，溢出四海，猶雨露之潤禾苗焉。宗廟饗之，舜之饗先祖之靈，正所以繼先祖之德也，子孫保之，非保舜之身也，乃保全舜之大德耳。大哉舜乎！誠古今之完人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字解】位者代天以化民之位也。祿者衣食住皆用之於民，正受祿於天地。名者大德昭昭，萬民得所，如天地日月之名不得而得也。壽者非言色身之壽，乃言其性王，永居極樂萬古常壽也。

【節解】修德以造乎至德，天必降大任於身，居天子之位，以代天化民也。祿者，天祿也。天既降之大任為萬民父母，衣食住皆用之於民。民者，天也。民糧即天祿耳。名者，非名利之名，亦非沽名之名，此名不得而得。猶天地日月覆載照臨，大名垂世，乃自然之名也。故施大德于民，必樹大名於民，是以當世知名，後世仰名。壽者，有先後之分，舜之後天壽考誠大，然則顏子早夭，即非大德乎？吾曰：非然。後天之壽不足為壽，色身歿後，性居極樂，長昭萬古，雖天地傾盡，此性乃在，方為先天之大壽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字解】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思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節解】

天生我才必有用，良然。天之生我者，非只衣食居而已，乃負代天宣化之任也。自覺己性，圓明廓落，天必降之大任以教民化民，任萬民之先覺。故天之用人，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者，非精神外露，後天之聰明也；乃言其大德之材焉。故空有聰明而無大德，天必用之不篤；天之明命，惟有德者居之。故君受天明命，負教民化民之偉任，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換而言之，即默默中以賞善罰惡也。栽者培之何解？善者再鼓再勵，以期益修其德。傾者覆之何意？惡者，氣拘物蔽，血心用事，心台黑暗如漆，如有一線光明尚可挽轉，如始終不回心，只好覆之而已。我覆之非我覆也，乃天假我手以昭罰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字解】詩經大雅假樂篇。嘉：美也。憲：顯明也。令：善也。申者發也。

【節解】

嘉樂君子者，修道樂道之君子也。既樂道必然明道，明道必然行道。憲憲者，大德保身，顯明溢外，己身德足而推行於外焉！豈不宜民宜人乎，此所謂先自覺而後覺人也。大德化民，民心咸向，身之用度於民，民糧即天祿耳。保佑命之之意，乃自佑其性，

惟心物萌生，自性常明常昭，天始命汝以行道也。聖人自佑自性，而上天輔助保佑以匡其不逮矣。自天申之意，乃言天之所申，正我之所修也。我不自修，天何申焉。故古人曰：命由我造，福自天申。信然。

故大德者必受命。」

【字解】見前。

【節解】大德受命，信不誣也。歷觀古代聖君賢相無不如然。若舜若禹，起自庶民，尊為天子，因其先修大德，故上天始命以大任以教民化民也。湯武亦然，伐桀誅紂，以昭天公賞罰。故湯武為臣，而後居天子位者，以其有天子之大德也。桀紂之為君，不過獨夫而已，以其有天子之位而無天子之德。是以天之所重，重德不重位。故天命不常，惟有德者居之。苟失其德，非獨夫而何？獨夫之行，不足作萬民之首，故湯武伐桀誅紂，非湯武伐也，正天公假手以伐之也。然被天公假手之人，必有天子聖德，然後天公始假手也。假以誅伐，被假者，天必申以明命，以代其教民化民之任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

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字解】作：修德也。述：繼德也。

【節解】大哉！文王之無憂也，先祖積德，自己修德，子孫繼德，如是焉，文王又安所憂乎？始祖后稷教民稼穡，食為民天，濟民之生，功德浩大莫可名焉！故子子孫孫皆係憲憲令德者。至武王時，大德造極，天命攸歸，故奉天明命，親率六師以順伐逆，除殘暴之紂以濟生民倒懸。蓋武王伐紂，尊為天子，乃綜合先祖之大德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字解】大：音泰，下同。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

【節解】后稷而後，歷代大德綿綿；至於武王乃綜合先祖之大德，以觀察當世之危運，順天之道，執天之行，身服戎衣，親率六師，以順伐逆，而誅無道之紂。其衷心在拯生民於水火，濟世界於康樂，此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故承天明命，尊為

天子，負教民化民之任，作萬民先覺者也。是以德溢四海，顯名咸慕，諸侯順之，萬民親之。宗廟饗之者，以其追慕先王之大德也；子孫保之者，以其保大德於常昭也。故周代盛德，古今無匹焉。是以武王伐紂之心，與后稷教民稼穡之心一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字解】追王之王去聲。末猶老也。周公：武王弟也。追：推意也。大王、王季公爵也，周公追尊為王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葬：喪禮也。期：週年也。

【節解】武王伐紂，受天明命，而居天子之位。然在受命為天子時，武王已末年矣。周公，武王弟也。成文王武王之大德，追念大王、王季及大王以上先公，以至於始祖后稷，均祀以天子之禮。此何禮

也？慎終追遠一也，其慕先公之德二也。然無先祖累世積德，武王安能受天明命，以負先覺之任乎。由是觀之，先祖雖無天子之位而已有天子之德矣！此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者，色身之終，色身之爵，不宜越焉。人爵者，天子之封；天子之封，乃上天明命，故不能越人爵，以悖乎天子之明命也。故葬以本爵，祀以子爵，此重天子明命矣。期喪者，列叔伯也，天子位極至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又安能服期喪乎！故而達乎大夫而後已焉。天子爲萬民父母，天子之崩，故文武百官及士、庶人，應以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也。及其父母之喪，則無貴賤一也。故周公定禮，以昭倫常之序；禮爲四維之首，無禮則人心無度，將生紊亂。故禮者，報本追遠一也，倫常定序二也。禮之體用大矣哉！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字解】見前。

【節解】

夫孝者，生以順心，歿以繼德。孝子知本，故能報本；逆子弗知本，故而忘本。人不孝，其他則無取焉！武王、周公繼先王之德，順天執天以行事，故夫子極贊其孝焉。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字解】繼：接續也。

【節解】武王周公之所以稱大孝者，以其能繼先王之志；不但能繼先王之志，增益發揚先王之大德，以求造乎其極也。述者，傳述也。善於傳述先王之德，益揚先王之德，此武王周公，夫子之所以稱孝之處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字解】修乃修理。陳乃排列。宗器：先公之遺物也。設者擺設。裳：下衣也。衣：上衣也。薦：進獻也。

【節解】春秋修其宗廟，何不在夏冬修其宗廟乎！此何意？春秋二季，氣溫性和，先王之德如春秋之溫焉；萬民沐德，如萬物處春風然。春秋之溫，正以祀先王之德也。宗器者，先王所重也；陳其先王宗器，先王所重亦即我之所重，此所謂先王之心印於我心，心心相印矣。裳衣者，先王所服也；先王大德參天地，贊化育，所服裳衣而亦有餘澤焉。先王裳衣我不敢服之，以其我德不及先王，何敢服先王裳衣乎！故不敢服之而珍藏之，於春秋祀先王時而陳

設之，以悅先王之靈，以祀先王之德也。時食者，春祀用春食，秋祀用秋食，不敢違時令也。先王乃順天者，所祀之品安敢悖乎四時哉！此所為順天之時，養天之和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字解〕昭字為去聲。序乃次序。昭乃神主，在左邊者。穆乃神主，在右邊者。兄為昭，弟為穆，凡別尊卑，以此類推；子孫排班，亦按這定次序。爵乃官爵。辨乃分別。事乃職務。旅乃眾。酬乃報酬。逮乃到。燕乃宴會。毛乃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節解〕宗廟中，同姓助祭之人，分左右之禮節，乃所以序昭穆之遠近也。外姓之人，按官爵分次序，乃所以分別貴賤也。有職務者，按職務分班次，乃所以分別人之賢能也。眾人互勸酒、酬答，下輩與長者敬酒，所以推恩於年幼也。祭畢宴會，按髮黑白以定坐位，所以分別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字解】踐猶履也。樂乃作樂。亡作歿解。

【節解】繼先王之志，踐先王之位。先王之禮，而我行焉；先王之樂，而

我奏焉。蓋我深知先王修禮作樂之意也。故禮以節人，樂以和人，禮樂二字，不可得而分矣。先王所敬者，一乃上帝，二乃先公，而我敬其先王所尊；先王所愛者，一乃群臣，二乃士庶，而我愛其先王之所親。吾敬先王所尊，吾愛先王所親，正所以繼先王之志也。死者，先王之身；生者，先王之德。先王身雖歿，而先王之德猶昭昭在我耳目，所事正事先王之德焉。欲事先王之德，當何如也？不改其規，不變其度，繼先王之志，揚先王之德，如是始足以事先王也。若此則先王不死矣！事亡如事存者，與上意相同。故親在，養身順心；親歿，繼志揚德。若此，則孝之偉大始足以造乎其極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字解】郊：祭天。社：祭地。上帝乃天地萬物之真宰也。禘：天子宗廟

【節解】

之大祭。嘗：乃一年四季之祭。秋祭名嘗，舉一季以作例也。大哉！禮也。禮生寸心焉；寸心誠，則禮恭；寸心弗禮，則禮漫矣！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事上帝，正所以令人人以窮自性之大源也。上帝者，天地萬物之真宰。故一本曰理，由一本而散萬殊，分賦人身曰性。是以覺性之人，始明性之大源；既明性之大源，始能主敬存誠，盡禮於郊社矣。如性未覺，即行郊社之禮，則弗曉郊社之深意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祀先者，非以虛禮祀先也，然則如何？須捫心自問：我在平日繼先王之志否？發揚先王之德否？繼先王之志，正所以自立志也；發揚先王之德，正所以自修德也。現在我之志立到何處？我之德修到何點？借祀先公之時，以告先王也，若此則始足以悅先王之靈，始足為祀先者也。郊社之禮，深研之，覺性窮理也；宗廟之禮，深研之，繼志揚德也。覺性窮理，非一人覺性窮理也，由明德而推薦親民之道焉。人人覺性，始曰窮理；一人覺性，安能謂窮理者乎！繼志揚德以教萬民，咸如之，則孝行昭著矣！如是治國，安不運諸指掌乎。

哀公問政。

【字解】哀公：魯君，名蔣。

【節解】

哀公問政之意，不知問仁政也，問霸政也。蓋孔子教以文武之仁政，以希魯君修文武聖德，以作文武之君。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字解】

布乃分散。方乃木版。策乃竹版。息猶滅也。

【節解】

試將政字拆而觀之，政者，正文也。何謂正文？性中具有之五德，即正文焉。但此正文，惟覺性者能之。故覺性者，率性中五德以行政，則曰仁政。迷性者，昧性中五德以行政，則曰霸政。蓋文王純德，武王大德，皆覺性以踐五德者；其為政之道，為千古之法，故孔子因之以告哀公焉。是以自覺謂之先覺，行政謂之覺後覺矣。或問曰：文武之政，具先生此論，得無太簡乎？吾笑應曰：君如不信，試將仁政之仁再看，仁者五德之首。簡言之，即自性也，如覺性以復先天賦我之仁，推及行政，始足為仁政也。苟迷自性，以昧先天賦我之仁，如此以行政，則即變仁政以為霸政矣。故文武之政，在未發前，則仁政在我自性中；既發後，則仁政布在方策矣，方策之政亦即我自性具有之政也，方策不過負先覺之任，以啓我之自覺也。是以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此語乃夫子感嘆，當世無覺自性，以推行仁政者，如

哀公覺自性，修文武之德，行文武之政，則即文武而已矣。古聖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焉。哀公非不能也，惟不行焉，夫子之言，蓋願哀公爲文武之君，魯國有西岐之風，此夫子之所深願者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字解】夫：音扶。敏：速也。蒲盧即蒲葦，易於生長者。

【節解】何謂人道？何謂天道？人道者，天道之初徑也；天道者，人道之造極也。無初徑安能造極乎！故人道天道，其析在此焉。文武仁政，始由人道爲立身之本。然性不覺，恐人道亦難盡備矣。或問曰：先生註上節，言文武之仁政，在覺自性，在復先天大仁上，此又言仁政始由人道，何其自相矛盾也。吾曰：汝知一不知二，覺自性以復先天之仁，此內聖之功。人道者，內聖外推之初步，造乎其極，曰外王也。是以捨人道則內聖之功弗足，相距仁政則遠矣。人道者何？其宗乃孝乃悌，力行孝悌則人道備焉。如是則家齊，家齊而後國治，此相因而至者。盡其人道，推及萬民，則爲政速於置郵而傳命矣。地道敏樹者，地道一氣，萬物皆生，覺自性，修人道，而推及其政者，猶地之生萬物之敏是也。故覺性本也，爲政末也，本立而道生焉。如是爲政豈不如蒲盧之速乎？

深願爲民父母者，將以迴光返照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字解】見前。

【節解】是以仁政者，仍備盡人道之人而推行焉。取人以身者，言欲取人道，必須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須先覺身中天道。何謂身中天道？曰自性也。克念覺性，率性中五德以實踐親民之道，此謂欲將我之身中天道臻於至理，必須代天宣化，以行大仁於天下也。不推大仁於天下，則自身之天道，不足爲天道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字解】殺：去聲，別也。等：次序也。

【節解】仁者，先天理也；人者，後天身也。先天之仁賦於後天之身，先後合一，始曰一人。不過先天之仁落於後天，心物澎湃，隨蔽其覺矣。如慎心物於隱微，覺性圓明，則先天之仁遂露焉。親親之爲大者，有二層之大也，性親真理；身親父母，先後各親其親，此親親之大矣。然性親真理者何？覺自性，修圓明，則臻至理矣！身親父母者何？順其心，養其身，則備孝道矣！以上釋親親之

爲大者，此大學明德之道也。義者，自性之用也。人各具性，以我性中能事，啓示人人自性，則無不宜也。人人自性皆賢也，不過受氣慾之蔽，隨失其尊嚴。故覺自性，尊性中天道以踐五德，推廣行遠，使人人各尊其賢，此所謂親民之功也。尊賢之大亦有此二層論焉，親親之殺，分親遠近也。遠近者，賢愚之分；賢者則近道，愚者則遠道矣。雖有賢愚之判，然各親其親則一也。尊賢之等者，有智賢之判焉；賢者，應以父禮師禮事之；智者不過以兄弟之禮待之而已。是以由親親尊賢之先天理，而生出後天禮也；後天之禮盡備，則仍歸先天理矣。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字解】見前。

【節解】此君子非成德之君子，乃指初入德者，必須恪奉格致之功，次第不紊，矢志作去，內聖具足，則身不修而自修矣。事親之道，前節詳載，無容重贅焉。然欲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道，是以倫常日用莫非皆道。五恩乃人道之大者，報五恩則人道備矣。然欲盡人道，則不可以不知天道。夫天道者何？自性之天道也。然具現在時勢而論，人道盡備，不可以不知天時。古人曾云：識時務者

爲俊傑。天時不知，則錯失良機矣。或問曰：先生曰良機，何良機也？吾曰：斯時也，天道降世，拯救善良，指破人人身中天道，以期群性達本還原，臻無極以朝先天 中也。噫！如錯失良機，縱汝人道盡備，亦難登峯造極矣。我切比喻焉，如一讀書人，學問飽富，不入科場，則名難昭矣！此之謂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字解】知：去聲。昆作兄解。

【節解】大哉！儒旨。以庸德庸言之五倫，爲天下之達道也。夫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倫。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是以五倫誰無有焉？誰盡備焉？此所謂日常應用平庸之道，而盡備者則鮮矣。是以盡備五倫全道，則自合天道矣。天道者何？以道寓焉，世人猶未警也！夫知仁勇者，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三達德係由五達道所生，故道爲德母，德乃道子；無道焉

能生德哉！所以五達道未備，而欲行三達德者，則捨本逐末矣。然知仁勇推廣行遠之道，我切詳解焉：知者，明知也。明者何？日月之明矣！如私慾不淨盡，則天理不流行。私慾者，雲霧也；天理者，日月也。雲霧不徹底清掃，則自性不能復日月之明，我智不足爲明智也。故覺性者，則明於知人；然有何憑可作證乎？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孔子先知之智，孟子曰：死矣盆成适。此孟子先知之智，是以明智無他巧技，惟克念覺性者能之。如恪奉格物之章以覺自性，此明智，不期其得而自得矣。此智決非工於翰墨，善於將將，將兵之智，故大智若愚如顏子然，藏璞玉以待沽，惜當世未逢其時耳。然明智保身，可以行道，猶孔孟之周遊，講仁談義，盡性能事，勞怨不避，則始足以爲明智也。仁者無不愛也，然無不愛，猶未造仁之極。道德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不仁者，正天地聖人之大仁也。天地之生物爲大仁，而伐物亦爲大仁。此何理？天地生物之爲大仁者，人人曉之，復何言哉！伐物之爲大仁者，我切比喻焉：如五穀然，秋收之以待春生；如秋不收，則五穀靡爛於田，來春將何生焉？故秋收之，內蘊春生也。伐物者，正所以成物也。由是觀之，天地伐物，豈不亦曰大仁乎。嗚呼！具整個大元會來論，斯時正未會大秋也，與五穀之秋收同理。或問曰

：先生言伐之，正所以成之。然則罹劫者莫非即成之者乎。吾搖手曰：大非然！大非然！天公之所以降劫者，乃警世俗；人心不古之士速於回心向善，捷登道岸，廣建聖業，然後始為成也。天雖降劫，然不欲人罹劫。劫者，乃上天促人向道之具，世人弗識天公之意，不改過以自新，正如五穀之不實者，來春種已絕矣！又安能成乎。蓋天地伐物之為大仁者，乃指植物而言，如以天時論，伐物者劫也，降劫以警世，促人向道，此非天公之大仁者何？世人弗識，何勝浩嘆！勇者，非匹夫之勇，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勇之大也。夫勇者，恨人人不覺性，恨世界不清平，深究源弊，乃道之不行，道之不明之咎。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明此理，則捨己以拯萬民，克己以覺群性；如湯武伐桀誅紂。孔孟亂世周遊，皆大勇也。是以三達德為用，五達道為體；體用兼備，仍歸於一理矣。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及其成功，一也。」**

【字解】強：上聲。困乃困苦。

【節解】蓋世俗人人理想中，皆謂聖人天生焉，凡夫安能作聖哉！聖人此

節之意，乃破除天下萬世之疑案也。生而知之者固有，然罕焉。學而知之，及困而知之者，則庶矣。然此三等則分三乘，及其專心致志，以力求其知，不過有利鈍之別，及其知之，一也。如宗聖，夫子稱魯，然其二六時中念念在道，久之則豁然矣。是以宗聖續心法，衍道脈，列四聖，與夫子同享俎豆馨香於萬古也。如子張聰慧，而列賢人之班，此何故？在心專與心漫之析也。今切以理氣象三層寓之，生而知之者，如心不專，則由理落氣矣；學而知之者，如心不專，則由氣落象矣；困而知之者，如心不專，則由象落獄矣。偉哉！心之專也，生知之、學知之、困知之，其資質雖不同，如恪奉格物之章，以慎心物於隱微，及其復其良知則一也。安而行之者，乃一生無乖舛之事，無顛沛之險，安然行道以求至乎其極也。利而行之者，感覺行道，與後天之利有所補助，此順考焉！終則遭逆境，遭逆境則生怨尤矣。如始認有利益以行道，漸覺真理，則利己之心蕩然無形，而實踐親民之功，以求至乎其極也。勉而行之者，或受世俗刺激，知紅塵乃苦海，名利係枷鎖，返心向道，識破富貴虛幻，自勉自勵以實踐親民之功，以求至乎其極也。此三等行道者，雖各有不同之處，然始終如一，及其道成則一也。試觀上段知字，下段行字，始明瞭知行不能分焉。故心無真知則身無真行，無真知、無真行，此造浩劫之

源耳。嗚呼！時屆末運，三教各失其真，儒教子弟有空談綱常，而不實踐者；有口頭談綱常而行盡違者；有借經書以作富貴之階梯者；有讀書明禮而與人搬弄是非者；有借經書以飾過者；有借經書以作護身符者；有借經書號召志士，以作自己爪牙者；有借經書之言，作刀筆之資以陷人者；蓋夫種種，不勝枚舉，總言皆儒教之罪人也。佛教弟子，有借佛地作衣食之具者；有借佛地，以肆其淫者；有借佛地以遁跡而不深究佛旨者；有借化緣之名而心別有所注以陷人者；有借佛地以作養神延壽之所者；有借佛編曲以敲打念唱者，蓋夫種種，不勝枚舉，總言皆佛教之罪人也。道教弟子，有空枯坐而不覺其真者；有不明道旨，以氣功煉就泥丸，自詡爲金丹者；有借道觀以隱身遁跡者；有借道觀以爲衣食之具者；有借道觀以肆淫，自誤誤人者；有唱道曲以作街頭之乞，以失道雅者；有借幾日不食，幾日不飲，自爲其道功者，蓋夫種種，不勝枚舉，總言皆道教之罪人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字解】

子曰：二字衍文。好學近乎知：知、好，並去聲。恥：羞慚也。

【節解】

好學近乎知，學何哉？學格致之功，以修內聖。內聖之功學之作之，以期良知復焉。力行近乎仁，行何哉？行性中所具之五德

也。力行五德，五德之首即仁，其下義禮智信四德，由仁生焉，生於仁而終歸於仁矣！知恥近乎勇，恥何哉？天下之人，莫非同胞也，萬民迷性，則我自恥，天職未盡也。故聖人臨淵履薄，戰兢以自持，恐其天職未盡，恥於上天明命。乃一車兩馬，周遊列國，講道德、說仁義，凡四十餘載以盡天職耳。故知恥者，以天下之心爲心，不知恥者，以個人之心爲心耳。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字解】斯作此解。餘見前。

【節解】三者知仁勇也，前節註之詳矣！無容重述焉，能知此三者，盡範

我之一身，安可身不修乎？修身曰立本，故本立而道生焉！曩昔堯舜垂拱，無爲而治天下，治人者非治人身也，化人心，覺人性也。心不化，性不覺，而空治其身，則離道遠矣。化人之心、覺人之性，故能治天下國家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字解】

經：常也。體：謂以我本身處他那境況之心來體諒他。群：衆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來：招也。柔：撫也。懷者使彼懷德畏威也。

【節解】

經者徑也，人人必由之路，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何獨九經乎？九者數之極，九者陽之首，九者理之分化也。故由一至九者，乃數之始終焉！修身者，一本也；身中乃小天地，假濃雲毒霾而不清掃，則蔓延滋生，光明小天地而爲黑暗小乾坤矣！故君子先修身也，修身立本，以匡天下；其下八經，皆由修身一本所生矣！如身不修，則其下八經難作，其下八經之道，終歸結於修身一本。雖名曰九經，其實則一經。按數論之，乃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見九，九九歸一也。尊賢者，前節已註之矣。其人覺性於內，賢德溢外，我尊其人之賢，則我效之以覺自性之賢也。親親者，前節已註。即親先後之親，慎終追遠以報先後之大恩也。大臣者，何可敬焉？一身之大臣曰心，故心向道，則性君得位，可希聖希賢；心趨邪，則性君失位，乃作奸作惡。噫！由是觀之，心可敬亦可畏耳，流芳百世者，當年作事心也；遺臭萬年者，當年作事亦心也。故身中之大臣，敬則向善，縱則趨惡矣！國之大臣曰相，相天子爲政理民，引君以道，克君心非，如舜之相堯、禹之相舜；夫舜禹之爲相者，相君心也。君臣心心相印，則天下雍

雍，萬民樸樸，故仁政無他巧技，不過以自性覺群性而已矣。故得賢相，而天子上體天道，下察民隱；不得賢相，則天子耳蔽目矇矣。相之輔君，猶心之輔性也；故敬大臣者，敬賢相，非敬不賢相也。大臣以下即群臣焉，天子者，一太極也；左右相者，兩儀也；群臣者，八卦之變象也；萬民者，即卦爻之生生不盡之數矣。蓋夫群臣者，忠奸賢愚，各自不同，在君自性之覺察耳。體群臣之賢者，嘉群臣之患者，除群臣之奸者，屏群臣之愚者，如是則朝綱自整矣。子庶民者，乃以子道視民也。或問曰：君乃天之子，萬民亦天之子，君民皆天之子也，君何以子道視民乎？吾曰：非然。天子承天命，順天之道，執天之行。蓋天子者，即天公之代表；君以子道視民者，乃天以子道視民也；民以親道事君者，乃以親道以視天也。夫君以子道視民曰慈，夫慈者，非表面也，君之慈民，其心發於自性，乃以君王一人之性慈，以覺萬民之性慈，如此者，始曰大慈也。百工之來者，非營利以來也，乃慕德以來也；百工之來，則實業振興，實業振興則出產豐富，出產豐富則貨美價廉，貨美價廉則生意貿貿，生意貿貿則財流源遠，百工來之，士民效之，一國豈不富強康樂者乎。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矣。懷諸侯者，大德感之，大威制之，德威兼備，則諸侯自懷德畏威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字解】惑乃迷惑。諸父乃伯叔。眩乃昏迷。勸乃勸化。

【節解】修身曰立本，本立而道生焉。尊其人，覺性於內，賢德溢外，則我效之，恪奉格致之功，自性乃不受物慾所惑也。親其先後之親，報先後親恩，本也。復以親親之道以事諸父，友諸昆弟，則無怨尤矣。敬心則性明，敬相則國治，信任專一，則又何昏迷乎！體忠除奸，量質取用，使群臣各盡其才，各制其宜，則士子仰德，咸知禮義之爲重也。君之慈係由性中所發，以自性之宏慈啓萬民之性慈，而君以道待民，則民以親親君也。百姓勸者，具先後解之，姓者，後天也；性者，先天也。萬民互相勸善，則百姓之自性同歸於無極而後已焉。來百工以振興實業，則財自足用也。柔遠人者，以柔和溫讓之德，以撫天下之旅，則四方之心歸之。大德大威，感之制之，則諸侯懷德畏威，天下莫不畏服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

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字解】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

【節解】

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字解已解於節解矣。

齊者，心齋也。何謂心齋？慎心物、遏意惡，心源得覓，此曰心齋。明者，性明也。自性圓明，被心物意惡所蔽，遂失其皓矣。故心齋則性明，齋明二字，簡言之，即覓心覺性也。盛服者，乃端正其服，尊嚴其貌，非禮不動也。心齋性明，從容中道，非禮之事乃心物意惡之滋，又安能動乎？如此則所以修身以立本也。去讒遠色，賤貨而重德。按一身來論：讒色者，心物也；貨者，身質也；德者，心源也；是以慎心物，賤質身，覓心源，如是始

足以勸自性也。或問曰：先生前註，以性比聖，今何又以性比賢乎？吾曰：萬物皆備自性，聖賢愚自性密焉，故慎心物曰覺性，驅身物曰覓心，執象質曰生意。性聖性賢者，在人之自覓，聖賢以寓之，不過作自性之代名耳！何足問焉？如推於外，即是去小人之讒，遠妖嬈之色；輕賤財貨，貴重道德；如是則賢人在朝，以勸未來之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乃言先後雙親，各盡其子道之人，在上者應推尊其位。重厚其祿，同其好惡，此所以勸勉未親親者；至於親親之道，前註詳矣！無容重述，推於親族之間亦然。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具身內言，大臣者，曰心。心正則意誠，意誠則身修矣。意身者，由心之任使也！推外言，大臣之屬者衆，足以任用，借此推仁政，如是則所以勸勉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具身內言，士者，意與身也。性君忠信以視之。厚祿者，厚德也；厚德以結之，始足以勸意身也；推外言，待之以忠信，祿之以厚重，如此則所以勸勉群士也。使民以時，薄斂賦稅，萬民足衣足食，有暇以修禮義；禮義備，則離覺性不遠矣！此所以勸勉百姓也。百工之來，則實業振興，應以日日省察，月月考試，與彼以糧，稱彼以事，此所以勸勉百工也。送往迎來，禮也；嘉善而矜不能者，仁也；如此則所以安撫遠方之人焉。接續已絕之世系，興起已廢之

國都；平治亂者，扶持危者；朝見聘問皆以定時，厚其所往而薄其所來，如此則所以懷諸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字解】見前。

【節解】九九歸一，數之循環；九經數之終，一理數之源，故九經之道，始於一理。一理者何？真空虛無至靜理域也。一理生九，九則息息不盡矣。推及一人，則即格致誠正之道，推及天下國家，則即修齊治平之路也。故成德君子，識破一理生化，活潑圓通，莫不制宜。理之運用，近則修身一本，外推九經，九經終歸一本也，一本造極之於理而後已焉。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字解】跲：其劫反。行：去聲。豫乃預備。跲乃口吃難言之意。疚：病也。窮：盡也。

【節解】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須向身內覓焉。豫者，預先修性；欲預先修性，必將後天傳染之性克除，先天本然之性始能圓明。是以自性復初，推及於用，則凡事無不立也。如傳染未克，本然未復

，性未預修圓明，推及於用，則凡事無不廢也。言前定，則不跲者；言者，非高談雄辯之言也。故聖人曰：有言者未必有德。曩昔堯舜立身行道，以不言化萬民，以無爲而治天下。故言之前定曰德，如性未復，則五常之德難顯也。是以聖人覺性而後，天下後世尊之師之，一言而爲天下後世法，一行而爲天下後世則；言行皆可作天下後世之前定也。如是以身作言，則又有何跲矣。事者，以天下之事爲事也，大道大德爲事也。簡言，即以親民之用爲事，則又有何困矣。前言者，親民爲事之前也，親民爲事之前，曰明德。明德復明，大理圓通，縱處造次、顛沛；自認、爲應、爲定，以真理而移數運，則變困難爲安祥矣。蓋此種種，此聖人所以令人追本故也。行前定者，何也？曰修身。修身前定何也？曰覺性。是以聖人覺性、修身，受天明命，行道以化天下，明道以復群性，始修身，推用於行道也。本立固矣，則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如是則心中又安有疾病也。道前定者，道生天地，育萬物，道有何前定也？道誠至極，無復加焉！然在天爲真空至靜理，垂降世間以拯萬民，天道係由理天而降矣。故道與理，乃一而二，二而一也。是以修道之人先須理窮，窮理方能盡性，盡性則大化無窮矣。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字解〕獲：得也。

〔節解〕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此言在下位者，心未正、身未修、忠信未立，故不得上者之信仰，即不獲乎上心，則不可以治民也。然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或問曰：信乎朋友即可以獲上心乎？吾曰：然。何知其然也？信者，五常之根，自性不復，則五常不顯，五常不顯，大信又安所立乎？總言，首須覺性，率五常以行道，則大信昭著矣。信者，四德之中，通四端，兼萬善，此信一立，四德備矣！如是又安能不獲其上心乎。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上段言：性不復則信不立。大信，性中所具；順親之道亦性中所具也。是以順親心、養親身；如是則順親之道備矣。夫孝者，八德之首。孝為體，其下為用。順乎親者，未有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夫事親者，真誠也。故貧賤以事親，菽水承歡以悅親心，此所以順親之至誠，而不在富貴貧賤焉。是以欲

順乎親，必先自省與否！夫至誠者，始終如一也。如無至誠，則順親之道，深恐有始而無終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善者，性善也。性本純善，不過受氣物所蔽，遂失真矣。如恪奉格致之功，以復其良知，至誠始能立定也。至誠立定，始曰真知；有真知始能真行也。嗟乎！至聖千言萬語，以覺性爲宗，故克明性善者，本也；性善復明，則至誠常昭；至誠常昭，則順親之道，方能始終不改初志而如一焉。故順乎親之人，已經明德復、五常顯，安有不信乎朋友之說。大信昭著，四德遂備，未有不獲乎其上心也。總言，本立而道生，體固而用並焉。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字解】中：並去聲。從：七容反。從容者出乎自然之意也。固執者堅持抱定也。誠者自性所發之至誠也。誠之者乃收心猿、縛意馬，恒心立定，人心所發之誠也。故自性所發之至誠者，天之道也；人心所發之誠者，人之道也。

【節解】自性所發之誠，則從容不迫，順乎自然，無過無不及，適乎中庸

之大道。若非覺性者，安能到此也？人心所發之誠，深恐忽作忽輟，如其恒心立定，效復聖之擇一善則拳拳服膺之功。如是由人心之誠恒，亦可漸趨於自性之至誠，及其登峯造極一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字解】博者寬廣也。審者考察也。慎者小心翼翼也。辨者分解也。篤者誠實也。

【節解】此五者乃修性之階梯也。首曰博學：夫博學者，非所以博覽群書也，然既非博覽群書，何以稱其博學乎？夫學者，三綱五常之學也；夫博者，依照綱常真理實地力行；修己身，推於四海，始為博也。然欲學綱常，修己身，以綱常真理博推於四海，必須先審問焉！何曰審問？即確實考察綱常真理何在？考察精詳，然後問己之志否堅？問己之行否力也？然欲審察問己，必須加以慎思，何曰慎思？即謹慎思想，以分綱常之大、綱常之小也。我切借關帝當年之史，以解綱常之大小焉！蓋關帝當年之在魏時，而身不殉國，即謂不忠乎！兄弟拆散即謂不義乎！吾曰：非然。蓋關帝之身不殉國者，以其重任未卸也；重任未卸雖欲殉國，豈可得乎？故從權以在魏者，正其凜凜之大忠也。如其當時殉國，而不顧全一身重任，則即謂之小忠矣。兄弟拆散，乃不得已也！然而身

雖在魏，心隨其兄，不以新恩而忘舊義，卒然報恩以去，此所謂富貴虛榮不足以遷搖其心也，昭昭大義，真無以復加其上矣。如其當時殉國，兄弟中途違盟，而不顧全漢室存亡，則謂之小義也。故綱常之大小不可不明辨焉！明辨而後，始能篤行，以捨其小而取其大也。夫行不篤，仍係未明辨清楚，仍係未慎思精詳，仍係未審問確實，仍係未博學廣大。如其以上四條，各適中道，則未有行之不篤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字解】措者捨也。

【節解】此節緊承上文，是以有志於聖功者，須先恒心立定，求其徹始徹終而後已焉。故不學則已，學則認真，不能認識真偽，不可中途割捨而弗學也。問者，好問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故孔子稱其大知焉。須知學問者，即是求其所以好問也，凡天下之事，皆我所知，然一人智慧有限，必須好問增智，以匡不逮。故不問則

已，如問不求真知，不可中途割捨而弗問也。思者，何也？思聖賢之道，思三王之政，思而弗得，與不思同；故不思則已，思須求其所得，如思無所得，則不可中途割捨而弗思也。理不辨不明，道不研不深，此辨先向身內覓焉！理與慾辨，孰邪孰正，孰真孰偽，自須分辨清明，而後理純慾消矣。然身外之辨者，如一物一事，真理寓焉。爾我分辨，互相問難，終結真理明洞而後已焉。故不辨則已，如分辨，真理未明，不可中途割捨而弗辨也。是以學、問、思、辨皆能次第作去，則心無疑矣。斷疑信自生焉；大信立定後，則篤實力行而不息也。所以行之不篤者，仍係學未真，問未知，思未得，辨未明也。故不行則已，行不篤誠確實，不可中途割捨而弗行也。果如是焉，縱天資不敏，靈機稍鈍，只要誠、恒、堅三字抱定，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及其成功，一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字解】果者一定也。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節解】愚者，非性愚也。不過受後天傳染，遂失其先天本然矣。果能依照此道，專心精一則撥氣慾之愚暗，以顯露自性之極大光明也。柔者，非性柔也，乃心無真知，故行之不力，以致幽柔不毅也。

果能依照此道，則心有真知矣！有真知而後，心具真行焉。如是則轉幽柔爲強毅矣。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字解】教：被聖化也。

【節解】誠哉！天地也。是以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歷千秋萬古而不變其度，此所謂至誠不息矣。欲效天地之至誠者，則必先立至恆之心，欲立至恆之心，必須先固至堅之念，如是則始足以效天地之至誠也。至誠不息，以恪奉格致之功，則自性復其圓明矣。孔孟乃誠則明者，由明德之體而外推親民之用。故抱悲天憫人之洪願，以濟生民之倒懸，歷盡諸艱，不屈不撓，乃發自性之至誠，外推於親民之用，故能堅苦奮鬪，以覺後覺也。明則誠者，乃受聖之教，心源明洞，然後誠心立定，以期覺自性也。誠則明者，聖也；明則誠者，賢也。或問曰：誠則明，明則誠，不過一翻一覆而已，而從何點以判聖賢乎？吾曰：誠則明之明者，乃自性圓明之明也。故效天地至誠，克念作聖，以圓明自性也，此非聖而何？明則誠之明者，乃明心之明也；明心者，驅身物於昭著也，明心而後，則誠立定。然心者，有動有靜，深恐有轉移之虞，此非賢

而何？然賢者，始終抱誠，以明其心，則以漸趨於覺性矣！及其登峯造極一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

【字解】盡乃達到極點之意。贊：猶助也。化乃變化。參作齊解。

【節解】大哉！至誠之道也。惟能效天地之至誠，以覺自性於圓明者，則能盡性中之能事也。然性中有何能事？曰五常，率自性五常，以外推親民之用，此謂自性之能事矣。故自覺而後覺人，惟能覺自性，所以能覺群性，以盡人人自性之能事也。是以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物者有生息之萬物也，萬物形與我殊，而理則一也。所謂盡物性者，即順物之性，以盡其所能也。如是則天地得位，萬物得育，人物各盡其性矣。然物何以盡性？猶犬馬以供人使，順其性以盡其能，而不強其性者，此謂盡物之能事矣。然何謂順物之性？何謂強物之性？如駝負百鈞，蟻負一粒；駝與蟻之所負雖懸殊，而其盡性之所能則一也。強物之性者，如殺萬物以

恣口腹者，乃強物之性也。天生萬物以代人赴勞，供人所使，非令人以恣口腹也。然物性之所能事，亦非作人人口腹物也。故殺萬物以恣口腹者，則謂強物之性矣。順物性以盡其能事，曰大化之道也；強物性以作口腹之物者，曰大惡昭著也；世人宜注意此點爲要。是以覺自性以盡自性之能，而外推親民，以覺人人之自性，使人人盡其自性之能事。如是則大化時雨，萬物各得盡其性矣！此天地之中和正氣也。致天地之中和，則可以贊助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助天地之化育，則我位列三才之一；大化之德，可配天地焉。如此則可以與天地同齊，日月同明，四時同序，鬼神同吉凶也。雖天地傾陷，而我自性常存而不歿也，則與無極真理合而爲一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字解】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者顯然彰著也。明者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節解】既不能效天地至誠之人，只要推盡曲折之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專一精誠後，久之則誠於中，形於外，益修則顯

然昭著矣。如是則自性圓明；自性圓明，則活潑流動，氣象萬千，生生變變，猶神龍之不可測，由變而進及於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此之謂也。故唯天下至誠者，爲能化，如其次者，按照曲折功夫以養其至誠，及其以上功夫逐步走到，至變而化，復能推化於外，以實踐親民聖功，則與聖人大化同矣。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字解】見：音現。禎乃吉。祥乃瑞，皆福之兆。妖乃厲。孽乃魅，皆禍之機。蓍所以筮。龜所以卜。神者聖而不可知之之謂也。

【節解】惟其能效天地之至誠，本乎至誠之道，以覺自性者。自性圓明，而臻於理，如是則我所秉者理也；人間禍福者數也，以理而推及其數，安能不明察秋毫之末乎。故天降禍福，我預知之，國家興衰者數也，數之所定，非大德大善之人不足以挽轉數運也。國家將興，天必預兆禎祥；如鳳鳴岐山，天誕聖主是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如妲己惑殷、褒似惑周、驪姬惑晉是也。祥瑞妖孽皆天降之，我具至誠與天地同齊，禍福之伏機，則預知而無遺也。是以禎祥妖孽，必借物以警世。蓍龜者，是皆靈物也。故吉凶休

咎，見乎其間矣。四體者，君王之一身也；國之將興，聖君一身之大德溢外，禎吉祥瑞現於一身；國之將亡，暴君一身殘惡表外，妖厲孽魅亦現於一身。夫此者，皆極隱極微之事，非至誠之人不能預知之，以其洞察隱微也，是以至誠如神明焉。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字解】道也之道音導。

【節解】是以至誠者，所以自成其性也。道者五常之德，五常之德，身須率而行之，始足以爲道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字解】見前。

【節解】天地惟以至誠不息，所以四時行而百物生。物之始，生之長之，皆天地至誠所致；物之終，收之縮之，亦皆天地至誠所致，如天地無至誠則無物矣。是以成德君子，其所以成自德者，乃以誠爲貴也，如不以誠爲貴，則安能曰成德乎。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

之宜也。

【字解】知：去聲。措者施也。

【節解】夫至誠之道，非自成己以獨善其身也，乃由自成而後，以兼善天下也。成己者仁也，夫仁者，乃性之別名；簡言：即覺自性矣！成物者，乃普照我自性之大智慧，以覺群性也。是以成己成物，皆我自性五常之德所應盡之本職耳。然外曰成物，內曰成己，其道一也。因其內外之道，皆係由至靜空洞真理所生，所以措施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焉。

故至誠無息。

【字解】息：止也。

【節解】或問曰：至誠無息者，即不死不休乎？吾曰：非然。如君言不死不休，則死即休矣。夫至誠之道，在人生時，成己成物，皆所用以至誠之道也。在人死後，身死性未死；此身死，此性仍存至誠，以昭昭天地之間。天地傾陷，仍以至誠與無極真理相合，同垂萬古不朽也。

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字解】徵者推外而有實驗也。悠：長也。悠遠者時間性也。高明博厚者乃天地之本體也。

【節解】至誠不息，始終不渝，則所以長久，所謂天長地久是也。久之則有徵驗，曰何徵驗耳？一者，自身中正。二者，自性圓明；此即至誠之徵驗也。有此徵驗後，則必愈悠久遠博矣！悠久遠博，則大德可配地之厚博，大道可配天之高明矣。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字解】載者種之生之也。覆者長之育之也。

【節解】惟其地能寬博厚重，所以種之生之以載物也。惟其天能高大光明，所以長之育之以覆物也。惟其天地之悠遠長久，至誠不息，所以能成全萬物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字解】配乃合德。疆乃邊界。

【節解】道德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者，效法地之寬博厚重，以自修其博厚之德，故可以配地也。既修其至德以凝至道，則可以配高明之天矣。人列三才之一，故能法天象

地；然欲造此步，必須悠久無疆也。欲悠久無疆，必須先立恒心，何謂恒心？堅念是也。何謂悠久無疆？至誠不息是也。是以至誠之道，作至極峯，則欲何而何。是以欲聖而聖，欲佛而佛，欲仙而仙矣！無量無邊，莫可限制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字解】

見：音現。章乃彰明昭著也。

【節解】

如此者，則不期其表現而自彰明，不期其動作而自變化，不用自己作為，而能成人成物矣。何故？乃大化之效耳。猶文王之純德，諸侯不教而慕，此乃被其大化之效也。蓋天下之民亦不治而慕，此亦被其大化之所效也。夫西岐之臣庶所被者，德也；諸侯以及其臣庶所被者，化也。是以文王無為，而諸侯響應，人必效順。卒至武王，以繼先王之純德，而已益修其大德。故奉天昭罰，以誅無道之紂，而受天明命，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以成萬世聖基，此無為而成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字解】

貳乃兩樣。測乃測量。

【節解】

是以天地生物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何一言？曰：誠。蓋天地之

生物，原無二理。我切比喻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植何結何，大誠不欺也！故一誠包天地之道，一誠可以生生化化，而不可測度也。夫人效天地之至誠，至變化而化亦與天地生物之理，而不可測度一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字解】見前。

【節解】此乃總結以上之意。夫天地之道，寬博也、厚重也、高大也、光明也，不外悠遠長久一個無疆之誠，而能大道大德，以求至乎其極也。由是觀之，誠之偉用大矣哉！夫天地生物之大道至乎其德，而歸於天道矣！簡言，即天傾地盡，而仍歸於真理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

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字解】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乃不大之光明也。辰乃星之位次。繫者懸也。撮者指攝也。振者收也。洩者漏也。卷者一點也。勺乃盛水具也。鼈乃有甲之大鼈也。鼃乃形魚之水蟲。蛟類龍質也。龍乃水族之長，飛騰變化，天淵兩在也。殖者生長也。

【節解】

人坐井中，仰觀高明之天，不過斯昭昭之多。及其飛躍井外，則溢然觀天之無窮，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在坐氣象之井際，仰觀高明之天，不過昭昭微明耳。人坐井中，俯視博厚之地，不過一撮土之多。及其飛躍井外，則溘然窮地之博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在坐氣象之井際，俯視博厚之地，不過撮撮微土耳。人坐井中，想像巍巍之山，不過一卷石之多。及其飛躍井外，則溘然知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坐在氣象之井際，想像巍巍之山，不過一卷石之多。人坐井中，想像淵淵之水，不過一勺之多。及其飛躍井外，則溘然知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在坐氣象之井際，想像淵淵之水，不過一勺之多也。夫井者，何也？人稟氣象之質，以蔽先天之性，性微氣顯，則自性如坐井中，觀天視

地，想像山水，不能窮其廣大，此皆受氣象所蔽而致也。如其幡然覺悟，將稟氣以及物慾之象質一概掃除，則自性顯露，而出氣象之井矣。如是天地山水皆能窮其廣大，以求造乎其極也。由是觀之，氣象之害性，真令人毛骨悚然，安可不痛格遠離，以復自性之圓明堂皇乎。此從人身性物而論，乃如是焉。我還有段理論以質高明，知我罪我，任其君評矣！天地山水，人身具焉！或問曰：如君言，天地山水人身中具，敢問在何處也？吾笑應曰：氣稟物慾，痛格遠離，以復自性，性與理合，乃自天也。自覓心源，心能生物亦能收物，求其收物於無形，與性相合，乃自地也。身中之山何在？老仙註此，不敢洩焉！願天下有緣之子，勿失良機，速求至道，以求身中之山，而自性可登山以遠眺矣。身中之水何在？曰即身也，然一身比水，得勿比之勉強乎？吾曰：非然。水者，源遠流長也，此身行道有恒存誠，如淵淵之水，孳孳邁進，則自性無不覺，天道無不宏也。夫道者，借身以行也，猶慈航泛泛於水上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字解】

詩經周頌維天之命篇。於：音烏。乎：音呼。於乃歎辭也，在此作贊歎解。穆者深遠也，極言顯明之意。純：專一也。

【節解】

維天之明命，深遠而不息，明命以任，為萬民牧。被任者，受天明命，以覺群性於圓明也。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不怒而人心知懼，生物而大德不居。嗚呼！大德不期其顯而自顯矣，故天不言，地不語，報應循環，絲毫不爽。古今忠奸皆由天判焉。夫文王之純德，精而不雜，純德即至德無以加乎其上也。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文者，天經地緯，繼天立極之綱常也。是以文王三綱盡，五常備，為千古之大文。而修聖德以造其極，與空洞真理合而為一而後已焉。是以人列三才之中，上可法天，下可效地。古人云：世間難得者人身也。既得人身，不渡自性，與不得同，文王亦人也，予亦人也，何其大道大德不及文王萬一乎！其因焉在？在空知而不實行之故也。嗚呼！世人明知覺自性，率五常以力行不息可造聖域，然空談萬言而無一行，此乃世人之極大通病。深望同胞，既得人身，不可不渡此身也。何曰渡此身？恪奉格致之功，自覺自性，則我一身正，率自性五常之德以實踐親民之功，不遺餘力，以建聖業，則道成天上，名留人間矣。如是庶幾不負得此一身耳！囑之，盼之，翹立之高矚矣。

大哉！聖人之道。

【字解】見前。

【節解】至極無以復加，大無不包，微無不入之聖人大道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字解】峻作高大解。

【節解】夫聖人之道，其大莫名，波羅流動，充塞於兩大之間，發育萬物，猶春風之鼓蕩也。使物性各盡其極，群迷各覺其性，其峻大之德，真可與天地同齊而純一無二焉。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字解】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節解】吾昔不明道德之源，禮樂之歸，其源頭何點？歸宿何處也？自得至道後，始徹底明曉焉！夫道德之源者，簡言：即道乃德之源也。禮樂之歸者，簡言：即禮乃樂之歸也。蓋優優之大道，而生禮儀威儀之數；及其禮儀威儀之終結，而仍歸於大道也。

待其人而後行。

【字解】待者等待也。

【節解】夫待其人而後行者，世人休誤會焉！非天生聖人始能行也，然則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字解】凝者聚而成也。

【節解】

至德者，三綱盡，五常備是也。至道者，修性了命，以我心印天心，心心相印是也。如綱常不能盡備，則又安能凝至道，以指破自性之所在，以心心相印，修性了命也。嗟乎！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則普傳，隱則單傳。在堯傳舜，舜傳禹，以至於孔聖傳顏曾，及於子思孟子，皆單傳獨授者。夫在單傳獨授時，必須先修至德，而後以凝至道。如堯之峻德，舜之大孝，禹之大功於天下，皆至德也。孔聖之大化普濟，顏子之德行，曾子之孝行，子思之續心法，孟子之闡楊墨，闡聖道，皆至德也。故始凝至道而臻至理焉！試由聖道之聖字拆而觀之，聖者，口、耳、王也。乃出我之口，入汝之耳，以授性王之所在地，此爲道之隱，故而單傳獨授。降及末運，人心不古，世風頹敗，皇中不忍善惡混淆，

玉石俱焚，故不惜至道以垂人間。雖曰修至德始凝至道，然而普傳時期，則不待其修至德以凝至道也。只要一念之善則可求至道矣！此皇天浩蕩洪恩，願世人覺悟，勿失良機焉！是所至囑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字解】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乃自性中五常之德也。道者人人必由之路，以率而循之也。溫者乃學而時習之意。敦者篤實也。崇者高也，乃尊尚之意。

【節解】前曾註之繁矣，但不重申前意，恐聖脈不能連貫也。夫君子者，成德之君子也。然何謂成德？即尊自性五常之德，以自修於內，率行於外，故曰已成德矣。然欲尊德性，必由學問上進行。何曰學問？即舜之好問是也。然問者，須先自問負何天職？自問性體察否？心源覓否？復向聖經探討格致之功，恪依奉持而不怠也。如是覺自性於圓明，率五德而致廣大。然廣大五常之德，必由精微之處以修持焉。是以由精微者致廣大，極發其高明自性，以率循中庸之道也。以上乃由內聖之體以達於外王之用，復由外王之極以歸於內聖之初。故在心之至誠與否，是以效天地之至誠者，雖溫舊書亦新；無誠者，雖誦新書亦舊。此從淺論，則如是焉，

然向深解則弗然。自性者，人人獨具已舊矣！如效天地之至誠以慎心物，自性雖舊，覺之而為新矣。溫故而知新，誠哉是言也。夫由內聖而表現於外者，曰敦厚之德、曰崇高之禮。所謂誠於中，形於外，良然。至聖內覺自性，外現溫良恭儉讓，此之謂也。蓋至聖之溫良恭儉讓者，乃發性中之自然也。如其不覺自性，雖欲敦厚崇禮，亦不可得矣。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字解】詩經大雅烝民篇。倍與背同。與：平聲。驕者自滿也。倍乃反背也。默者寡言也。容：保全也。哲者綱常之盡極也。

【節解】此節緊承上意，如上文盡極，則居上位而不驕，為下者而不倍矣。不驕者，不自滿也。滿招損，謙受益，乃聖賢之明言。是以江海不自滿，無細流之不納，故能成其淵深；華嶽不自滿，無拳石之不容，故能成其高大。自驕者，乃人人之統病也。以上經旨，能以盡極，則居上者變驕為謙矣，在下者，轉倍為順矣。國家聖君在朝，我之言足以興國，言者何也？中理之言也，理明則言中矣。國家無道，默修自性，足以容身。容者何？大德包容也。縱

國無道，大德包容，足以安全我一身矣。故詩云：既復明其自性，以造乎其極，而外推親民之用，以天下之心爲心，衆生之迷爲懷。立身行道，整飭綱常，匡正人心，抱老安少懷大同目的，以濟時厄。至於成敗利鈍，不自後顧，盡天職以聽天命而已矣。然在國之無道時，小人多，君子少。我雖立身行道以覺群性，而知我者寡，罪我者衆，必須活潑玲瓏，從權達變，先須容我之身，然後行道以容天下之士也。如孔聖之微服過宋，遭遇小人之嫉，此其默足以自容也。是以明哲保身，保身者非惜身也，乃我之一身，負先覺之任，我所以保身者，非保我色身也，乃保我先覺之任也。然色身不惜，將何以行先覺之任乎？是以保先覺之偉任，而兼保我之色身矣。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字解】好：去聲。裁古災字。專乃專主。反者悖也。裁乃災禍。

【節解】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此等之士不勝枚舉。性被物慾所蔽則愚矣！愚者性微物顯，自用者，自用其血心也。血心流動，凡事作主，百善則無一成；其所成者，乃罪惡之案也。賤而好自專與愚而好自用，大同小異。賤者乃人心鼓動以蔽自性，賤之所以爲

賤者，在不能克除人心之鼓動而復自專，則離道遠矣。是以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此等之人，雖生乎當今天道普渡之世，而仍悖乎古道，以欺自性。夫古道者，自性之道也。性微物顯，則自性暗淡，古道無光，血心攝權，而罪惡昭著矣。如是天理循環，絲毫不爽。古今血心用事以傷天害理者，乃轟烈於一時，終難逃天公之明鑑也。及其災及其身，沉淪其性，則後悔晚矣！良可嘆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字解】天子者，受天明命，以自性而覺群性者。議者議論也。制者制定也。度者法度也。考者察核也。文者文化也。

【節解】天子受天明命，負先覺以覺後覺之任。議禮者，議定禮儀也；制度者，制定憲法也；考文者，考核文化，主其體，推其用也。此三事，天子所以用以化民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字解】行：去聲。軌：轍迹也。

【節解】今天下者，乃聖人老安少懷大同目的之天下也。大同天下，聖君施政，天下雍熙，萬民內修禮義，外盡天職，所謂其心渾渾，其身樸樸是也。然車同軌者，從淺論，即車同轍也。深而解之，則

非然矣！所謂車同軌者，乃堯舜仁政之車，以開後世爲君之轍也。仁政之車，主駛者即聖君賢相耳，唐虞帝典，乃仁政之轍也。嗟乎！古代聖君賢相，爲後世君臣開轍。惜哉！後世君臣，無人以轍由也。是以聖人之深心，欲以中庸大道，化當世後世君臣以推仁政之車，走上先王之轍而不越軌，始曰車同軌也。書同文者，經書乃聖賢之實學，載諸於書，以爲萬世法。故讀書始曰明理，簡言：即求真知，有真知後，按照經書逐步實施。所謂書同文者，即中外文化相同，而真知真行相同也。如書文中外相同，真知真行不同，如是則與大同天下有何補助哉！是以同文並同行也。行同倫者，乃聖德普及，化南蠻、北貊、東夷、西狄咸向王化而重倫常，重倫常而實踐倫常，始曰行同倫也。試問今天下能如是乎？由是觀之，乃聖人老安少懷，大同目的之天下也。聖人所謂今天者，內蘊無限感慨，無限悲傷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字解】見前。

【節解】雖有天子之位，而無聖人之德，不敢制禮作樂；雖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亦不敢制禮作樂。是以德位兼全，如堯舜以及三

王焉！始能制禮作樂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字解】杞乃國名，夏裔也。宋乃國名，殷裔也。此二國皆周朝之諸侯也。

【節解】禮者，大道所生也，用以範圍人心，而身有所寄托。故禮須因時、因人、因地而制其宜。是以聖人曰：吾說夏朝之禮，而杞國所存典籍不全，不足以作考證。吾欲學殷朝之禮，有宋國存其旨焉。然禮至周朝，周公大定，乃禮融會大成也。故至聖從周禮，因其周朝，禮無不周，用無不備，皆因時、因人、因地而制其宜，故聖人從周焉。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字解】王：去聲。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也。

【節解】是以制禮作樂，非德位兼全之人不敢作焉。故天子內修聖功，外施王道，內聖之功者，聖德也。聖德足，而推外王於天下，首須講禮、制度、考文三事，用以化萬民，以覺群性也。然欲作議禮、制度、考文之三重，必具下文之三重。曰何三重？善德、徵驗、尊位是也。無善德、徵驗、尊位之三重，則不敢作議禮、制度

、考文之三重也。有善德、徵驗、尊位之三重後，而作議禮、制度、考文之三重，則其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字解】徵：施德，化民之效也。

【節解】是以居天子之位，雖有善德，而未施於民，民未被其大化，則信心不立。信心不立，縱作議禮、制度、考文三事，萬民不過迫於勢從，而不樂於心從也。是以獨善其身，不如兼善天下，以樹大信於民也。下焉者，雖有善德而無尊位，縱作議禮、制度，考文三事，則民必不信，因其越份故也。不信則身與心俱不從矣！由是觀之，非有善德、有徵驗、有尊位者，則不敢議禮、制度、考文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字解】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

【節解】

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跡也。

故君子之道，先須修身以立本。施德化民，而復驗其萬民之信仰力也。萬民信從之心重，則施德厚矣；萬民信從之心輕，則施德薄矣。是以由萬民信從之心上，足以徵驗德之厚薄也。然後再復考察修身立本之道，教化萬民之法，與夏、商、周三代聖主有不合之處否？有違謬之處否？修身之道，教民之法，建樹天地之間，與天地至誠不息之道有所悖離否？質諸鬼神造化之跡，隱微之處，有所疑竇否？百世以俟聖人復出，有所不制宜之處否？如是深切自省，千考萬慮，各適其中，則我一人之身，天道之代表也。是以本諸身則性覺矣！徵諸庶民則信從足矣！考諸三王而不謬矣！建諸天地而不悖矣！質諸鬼神而無疑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由是觀之，修身立本者，在覺自性也。由自性之發揚，而復深切自省，再考再慮，始能有如是之適中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字解】見前。

【節解】天道在人心之隱微，人道在人身之昭著；是以萌於隱微而行於昭

著也。故感應篇曰：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兇神已隨之。心之隱微不可不慎也。故君子修身以立本，本立而道生，質諸隱微之鬼神，如對湛湛之青天而無絲毫之自欺，無一二之疑竇也。百世以俟聖人出現，時代雖不同，而修道立教，詞異理同耳。是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也。何知其同心也？儒教宗旨曰忠恕。佛教宗旨曰慈悲。道教宗旨曰感應。由是觀之，三教宗旨皆一心也。如堯傳舜，舜傳禹，乃見而知之者也。至聖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乃聞而知之者也。是以人人自性古今皆同，先後之理，原無異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字解〕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節解〕君子者，成德之君子也。所謂動而世為天下道者，具淺論曰：一

身之動容態度也；深解之，即自性流動也。自性流動，純善無惡，發揚廣大，以臻至理焉。故君子之動，推及人人，為天下所由也。君子之行者，以代天行道耳。以自性覺群性，使群性各覺其自性。如孔聖之周遊，代天宣化，乃為天下後世之法也。君子之言者，言體於德也，德足則言中矣。夫君子之言，乃鑒天下之心

統病而言。所謂君子，乃治人之心病者也；非俗子之尙空談，而百無一行也。由言之中，則自知大德具足矣，是以乃爲天下之則也。夫學庸者，皆君子之動、君子之行、君子之言，如人人躬行實踐，亦即君子而已矣。噫！非人人良知不能也，乃人人自暴自棄而弗行也。良可浩嘆！蓋君子德溢四海，道行天下；遠之者，被其聖化，萬民瞻仰，猶枯苗之望雲霓；近之者，親聆聖音，猶七二賢之效孔子也，如是則愈久愈敬矣。此何理？猶草木之處春風中，愈久則被惠愈深，近之久聆聖音，則言行有範，知道尊矣，如是安得不愈敬之乎。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字解】詩經周頌振鷺篇。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斲。射：厭也。庶幾乃相近之意。蚤與早意同。

【節解】君子成德，覺內溢外，遠者慕德咸仰之，近者聆音愈敬之。夫君子所以爲君子者何也？庶幾夙夜。換言之，即念茲在茲，朝斯夕斯，是以永保聖譽於當世後世也。詩云：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由是觀之，聖德之所以成聖德者，惟在覺自性，而念念不離道焉。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字解】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者順也。襲者合也。

【節解】孔聖生於列國時代，乃繼往開來，總集大成者也。繼往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也，堯舜君臣之道備焉。無爲而治萬民，性如海量，心似源泉，大道大德，莫盛於堯舜之時者。文王曰至德，武王曰大德；文王之仁政，武王之德政，爲千古行政之法。蓋孔聖抱老安少懷，大同目的，是以遵依表揚先王之大德也。何曰開來？孔聖之時者也。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仕則仕，活潑妙運，圓陀自如也。故上律天時，以順爲主。順天時者，正所以順人心也。下襲水土者，隨從水土之流動，厚重之轉變，因地而制其宜，不拘泥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字解】辟：音譬。幬：徒報反。持：乃扶持。幬乃蒙罩陰庇之意。錯乃推錯循環。代：更也。

【節解】聖人之道，昊天罔極，莫可名焉；猶天之高明，地之博厚，道生之，德成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所以爲天地也。聖人亦然

，以民心爲己心，群性爲自性，天下有一人迷性，則我明德猶未明至極點；明德未覺至極，安能以臻至理乎？是以天下無不可渡之人，無不可化之士；如有不可渡與不可化者，仍係明德未極，至理未臻耳。蓋聖人之道與天地之至誠一也，如四時錯行，不失其序，千秋萬古，不移其道，如日月之明，萬古長昭。我有此至誠，可以更助日月之明也。而不可渡與不可化者，而亦能渡化矣！誠然。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字解】悖猶背也。害乃傷害。川者流行之水也。小德者指一而言。大德者指全而言。

【節解】聖德昭昭，充塞兩大，如雨露之普，莫不均沾。是以老有所安，少有所懷，各得其所矣。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者，人秉其全，爲萬物之靈，既受聖道所感化，則尊卑禮讓，長幼有序；體天地好生之德，你我不相殘害。若禽、若獸、若水族然，人亦不宜殘害。如是則始足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何也？天道、人道並行不相悖也。盡其人道，自合天道；雖有天人之判，其理則一焉。小德川流者，自性圓明，純然澄清；如小溪之水

，瀾瀾流行，只能潤及一身，不能普澤群性也。然獨善者，雖未造聖域，深恐目下獨善者亦鮮矣！夫聖人則非然，由自性覺群性而兼善天下，大道大德，如春風之鼓蕩焉。是以代天地以行道，普日月以光明，大德感昭，無不敦化，聖人之所以爲大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
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
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字解】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以及臨、容、執、敬、別皆詳釋於節解矣！故字解無煩贅焉。

【節解】是以唯天下至聖，唯能慎心物，以覺自性，其下乃自性之發也。何謂聰者？耳無聞也。耳既無聞，要耳何用？所謂無聞者，乃非禮不聞也。耳既無聞，天之音始能聞於我也。聞於我，乃曰耳順，是非曲直由是辨焉。明者，目無見也。目既無見，要目何用？所謂無見者，乃非禮不見也。既無見，天之見始能見於我也。見於我，乃曰目明，善惡忠奸由是分焉。睿者，性發心，心役身，莫非皆道也。如是則萬善備矣！知者，心機也。心之源曰性，得

覓其源，則大知保身，是以心不動則已，動則有感遂通焉！如是則如臨高以視下，是非曲直，忠奸賢愚，可歷歷清白矣！寬者，量大。裕者，圓陀。溫者，和煦。柔者，澤潤。此四者皆外儀也。是以內修大德，而外儀現焉。如是則待人接物，如光風霽月，而大雅容物矣！發者，發而中節也。強者，自強不息也。剛者，至大至剛也。毅者，勇往直前也。如是則順天之道，執天之行也。齊者，寸心無瑕也。莊者，端正肅嚴。中者，不偏不倚也。正者，無敬無邪也。如是則當世望而敬之，後世被化而仰之。文者，五常之德也。理者，無聲無臭也。密者，精細無紊也。察者，無微不至也。如是則民情、民隱、民風、民俗可無微而不洞鑒，無處而不分別焉。蓋以上之大道大德，唯至聖者能之，然人人皆具聖體也。聖體者何？曰自性。試問誰無自性？簡言之，即唯天下覺性者能之，嗟乎！人人具聖體而自棄，惜哉！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字解】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現也。

【節解】此言聖人之道大德，周徧而廣濶，靜深而有本，至誠而無息焉。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

信，行而民莫不說。

【字解】見：音現。說：音悅。

【節解】周徧廣濶之道，如天之高明；靜深有本之德，如地之博厚；是以至聖任大道，普大德，故見而民莫不敬。當世見聖德，而民敬之；後世被聖化，而民敬之也。言而民莫不信，當世聆聖音而信，後世讀聖經而信也。行而民莫不說，當世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後世所以慕道仰德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字解】施：去聲。墜：音墜。洋溢乃充滿之意。墜者落也。

【節解】聖人之德，與天地一體，參贊化育，大道大德，莫可名焉。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中國者，道德之邦；自三皇五帝，以至於今，道費道隱，神龍莫測。至孔聖時，乃總集大成者也。繼往開來，應時施教，大德大化，蠻貊咸向。猶春風之和藹，不分動植之巨細，而咸被其化也。故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敬親愛，以其親

其先後之親也。故春風之鼓蕩，猶聖人之大德；春風到處，轉枯爲榮，扶萎生妍，莫論植之巨細，面迎春風，則萌葉放綻矣！莫論動之大小，面迎春風則體態活潑矣！山以明，水以秀。由是觀之，春風大德，猶聖人之大化一體焉。蓋春風能啓植之枯萎而不能格人心之狡頹也。聖人乃以自性覺群性者，是以聖人之德，猶在春風之上焉。然春風曰和、曰仁；仁者，先天也。故聖人大德，可配天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字解】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大經者五倫之達道也。大本者自性所具五常之德也。知者主管也。倚者有所托也。

【節解】大哉！至誠之道也。夫天下之大經，可一字而代之，曰道。是以五倫達道，莫不由也。唯至誠如天地者，始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換而言之，即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者，始能立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大本者何？即聖人任大道、普大德。胸中之大本曰理，以一理而推行聖道，乃所謂立己之本，以立天下萬世之本也。天下之大本曰理，人身之大本曰性；聖人抱理以施道，故聖人即經綸天

下之大經者，立天下之大本者。如是則可贊天地以化育，以知其化育之能事，使萬物各有所倚。倚何也？倚理與道矣。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字解】肫：之純反。肫肫：誠懇貌。淵淵：靜深貌。浩浩：廣大貌。

【節解】至誠至懇，以經綸天下之大經；靜深源淵，以立天下之大本；浩大無疆，以配至靜之理天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字解】苟不者懇至貌也。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孰作誰解。

【節解】是以至聖覺自性，以知其性源曰理。發自性之聰明聖知，以順天執天，覺諸群性，苟不慎心物覺自性者，安能發自性之聰明聖知以窮其自性之源乎？達天德之天，非清輕上浮之天，乃真空至靜之理天也。通達理天，道生德成之德，惟覺性之至聖能知之。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字解】

衣：去聲。綱：口迴反。惡：去聲。闇：於感反。衣：著也。尙：加也。綱：外罩服也。著：昭明也，闇：藏蘊也。章：明顯。淡者薄也。簡：不繁也。

【節解】

詩經衛風碩人篇，鄭風豐篇云：衣錦尙綱，惡其文之著者。正如怪石之藏玉也，是以內著錦衣，外加布袍，乃惡其文華彰著於外也。猶玉生怪石，則同理矣。夫性石者，人不注意易忽之，而蘊玉密焉。若夫君子之道者，雖處闇然，人不知而不慍，而其大道大德日日彰著，發揚自性之廣大也。若夫小人之道則非然，發露於外，言張聲狂，以欲人知；如是氣質物慾之流動也，雖明顯露外，其意自性之圓明，愈染愈深，的然而日亡也。故君子之道，平淡無奇，日就月將，不移其度，而人心親之而不厭，處久則愈敬矣。簡而不繁者，覺性揚性也。文者，五常之德也。慎心物以覺自性，而率自性所具五常之德，以實踐於外也。溫柔宏量，而洞察性源之理，生物之機，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是以知遠途千里，必由近之，起於足下也。知道風之昭彰，必自格物始焉。知微之顯者，聖人懷理，理寓隱微之間者，正顯明之始也。故聖人慎心物於隱微，慎其隱微者，正所以懼心物昭著於外也。洞徹此理，始足以共入聖德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字解】詩經小雅正月篇。惡：去聲。潛乃沉水之意，伏：藏也。孔者微露也。疚者病也。惡者愧也。志者心也。

【節解】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君子之道者，即修性了命之至道也。是以非時不降，非人不傳。潛伏者，即非時之隱也。在至聖乃單傳之時，其所以懷抱親民之宏願，以期世界於大同者，所傳者非至道也，乃教也。然至道已潛伏於教中矣！而不明顯者，因道應隱期也。諺曰：明傳教，而暗傳道是矣。然雖在隱期，而至道潛伏教中，由教中微露一線光明，以續道脈之源淵也。夫斯時，已由微露而顯明矣。此何理？時運之不同也。因其三期末劫，人心不古，世風頹落，綱常湮沒，斯文掃地，專以損人利己爲能，勾心鬪角稱奇，以致釀成空前未有之浩劫，目前極大之厄運。是以上天垂慈，降至道以拯善信。斯時至道已普傳矣。願有緣佛子，捷足先登，勿失良機焉！此由隱而達費矣。故成德君子，內省不疚者，克己也。物慾淨盡，自性圓明，猶白玉之無瑕，有何疚病哉！

無惡於志者，志者心也，既已克己，何愧於心。是以君子之不可及者，慎其心物於隱蔽也。人之不見，正心佛顯露之處，性天燭照之點耳。

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字解】詩經大雅抑篇。相：去聲，自省也。愧者受良心之責斥也。屋漏乃室之西北角也。

【節解】相之自省，即慎心物之謂也。獨處自室，形單影隻，而所戒慎者，屋漏也。屋漏者，即西北之角；西北之角者，後天八卦乾位在焉；是以君子處於獨室，尚不愧於屋漏，乃其畏乾元之天，懼心物之熾也。故心未動，預守一敬；預守一敬者，乃所謂慎心物於隱微也。言未動，而預抱一信；預抱一信者，正所以懼言之不中理也。此所謂慎隱微而懼昭著矣。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字解】詩經商頌烈祖篇。假：同格。鈇：音夫。奏：進也。假：感動也。靡：無也。賞作賜解。威乃畏懼也。鈇乃砍刀。鉞乃大斧。

【節解】此承上文而遂及其效。夫在祭祀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當斯時，則心無爭矣！無爭之心，自無爭之動；將斯時之心，以持終身，豈不希聖希賢乎！故君子以道覺化民，不加賞賜，而民競勸爲善；不怒聲色，而民威懼過於鈇鉞。此何理？不賞而民勸者，德也；不怒而民畏於鈇鉞者，威也。先施以德，繼之以威；德威並行，則大化之道備矣。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字解】詩經周頌烈文篇。辟：君也。百辟：諸侯也。刑作效法解。篤：實也。恭者謙德也。

【節解】道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謂不顯惟德者，乃與此理同也。是以不期其顯，而自顯矣。諸侯被其大化，而咸效之也。是故君子外儀篤恭，內抱至德；明德之中，自寓親民。明德明於至極，則親民之道大行。如是則天下豈不平乎！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字解】

詩經大雅皇矣篇。輶：由西二音。懷：念想也。詩經大雅烝民篇。輶：輕也。倫：類也。詩經大雅文王篇。載：主宰也。臭：氣味也。

【節解】

文王純德，與天地一體，由自性之想像中，理域無極皇中謂文王曰：予懷念兒之明德，明於至極；兒之親民，親於至極；可以贊天地以化育，代日月以同明，無聲無色，而萬民咸向聖化，真堪承紅陽之聖運屬實也。中之孝子也。孔聖曰：有聲有色，則著氣象，而欲聲色覺性，則無此理。是以文王之無聲色，以化民者理也。以真空至理，而覺萬民之自性，使萬民之自性，各臻於理而後已焉。聲色者，象也；聲色以服民心猶不可，況覺群性乎。夫聲色者，只可服萬民之身於一時而已。故詩曰：至德之極，如毛乎。曰：毛猶有象也。上天之主宰，以真空至理，生育天地，運行日月，長養萬物，一無聲色，二無氣味。無聲色者，清也；無氣味者，虛也；清虛之極，毫無一物，故曰無極。無極者，極於無也。無，一動則生有，理之中，育氣象；而有盡仍歸於無；象氣終，則仍歸於理矣！如是始能造乎至理之極也。

總論

中庸之爲書，一理散萬殊，萬殊總歸一理；神龍變化，天淵兩在也。誠名教之心法，天道之趨徑也。子程子曰：此篇乃孔門傳道心法。吾曰：非然。心法固暗寓內中，然至聖授宗聖道中心法，相信不在內中也。中庸之道，乃教之心法耳。道、教總須分清，不宜混言。然教中心法，係由道中心法所生。是以欲明道中心法，必須實踐中庸之道，洞徹教中心法後，始能傳授道中心法也。是以在至聖時，乃單傳獨授者也。若以中庸爲道中心法，則何曰單傳獨授哉？然中庸乃名教心法，正所謂趨天道心法之徑也。是以在至聖時，乃先修而後得也。夫此時則不然，因時代之不同，天道應運，亦是浩劫空前總結束，大糜爛所致，故理域

皇中，不惜眞寶，普渡大開。天道心法垂示人間，人人皆有得道佛緣，人人皆具希聖之體。故曰先得而後修也。然修者何？實踐中庸之道以成己成人，乾坤衆生，皆理域

皇中姣生，我得天道，以期衆生皆得天道，此即天道之修功，亦曰外功也可。深望佛性不昧，夙根深厚之士，渾夢速醒，道岸捷登，是吾所深望者也。

跋

學庸一書 垂憲萬世 儒教心法 源淵承繼 痛遭秦火 格致失密
 庶黎無着 已歷百世 時值陽復 聖道普濟 天委孚佑 撥雲見日
 補註二章 重闡格致 深願四海 姊妹兄弟 讀是書者 精參奧義
 率循勿悖 心性合契 挽回末運 大同時際

茂田謹跋

學庸憲垂 萬姓同歸 三教源流 一泉之水 儒守中道 倫常循規
 學庸藏蘊 心法無爲 孔聖實學 內中大備 格致階梯 明性遠非
 痛憶秦炬 文風慘悲 聖門失續 黎庶無歸 歷諸明儒 莫能管窺
 茫茫天道 莫知所爲 時值三期 聖脈闡垂 三教融一 萬法同歸
 中委孚佑 重補精微 宏恩浩蕩 士庶有歸 貧納深望 四海賢銳
 讀之循之 堪告中慰 浩劫轉旋 慈祥茲垂 顧之盼之 謹跋後贅

道濟謹跋

附錄一

純陽祖師寶笈（節錄 太上玄微「金部」：太上寶笈第二十篇）

道之爲義：首上兩點，乃爲陰陽。繼而一畫，是爲太極；陰陽原從太極而生，天地亦從太極而成。一下自字，自者自己；道在自己能行，非向他人取得。自字從左向一，此爲太極一點眞玄。又從陰陽而言，剝陰純陽之義也。然一之下，蓋欲修大道至於純陽者，在自己兩目之間。然則自字乃鼻字之首，鼻在兩目之間，此間是謂玄竅。且人之受胎，五官四體未備以鼻爲先。故鼻之上亦謂祖竅。夫玄關祖竅則生死之門戶。捨陰而取陽則逆；取陽而藏陰則生。逆而修之成仙成佛；順而生之傳子傳孫。且目字三口相連，指人身中有三田焉。下精、中氣、上藏神。學者若能從三田而歸一，便能脫輪迴之大關。道之道也，此而已矣！從此而究丹經乃可悟明玄關之要旨。

神守玄關似主人守宅；氣養丹田如人生積財。神定氣守而精不漏；神運氣行而精俱化。鍊精以化氣，充溢太和；鍊氣以凝神，蘊釀泥宮。此爲採藥鍊丹，外并凝神收視。蓋天地之精華，當晝而光；而陰陽之玄氣，入夜則冥。人欲窮陰純陽，非藉兩目收視迴光而不能。學欲返本還原，非藉三花鍊成玄炁而不得。返照功夫：外觀而內照，只在定神。練丹之妙法：火降而水升，全憑用意。陰陽配合，二五媾精成天地之大化；龍虎降伏、三花

聚頂超性命之全功。玄功洩漏不怕天誅，爲度原人於苦海。道德衰頹只驚地滅，難修佛性返先天。

附錄 二

關皇上帝戒規

- 一、戒不孝父母。輕慢先靈者同罪。（姻親長輩先靈亦同）
- 二、戒侮慢兄長。兄不友愛弟者同罪。（姐、妹姻親平輩亦同）
- 三、戒污穢灶君。不敬天地神明者同罪。
- 四、戒打胎溺女。溺愛不教者同罪。
- 五、戒嫖。房慾過度及造淫詞者同罪。
- 六、戒賭。遊手好閒及作無益事者同罪。
- 七、戒污穢字紙。謗聖賢。假刀筆者同罪。
- 八、戒道人過失。自飾己短者同罪。
- 九、戒唆人爭訟。自好訟者同罪。
- 十、戒好勇鬥狠。包貯險心。深藏不露者同罪。
- 十一、戒驕傲滿假。故吝良言。不開導愚昧者同罪。
- 十二、戒食牛犬肉。並好食山禽水族者同罪。